

魔窟

—任上官新—



陳白塵著

四幕剝

生活書店發行

815.2



855.74
7520.5

斗

魔窟

陳白塵著

馬壽藏書

生活書店發行



1958/03



窟 魔

發行者

發行人

著者

生

徐

陳

上海·重慶
活書店

伯

白

店

昕

鑾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版 初 月 十 年 七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版 一 第 後 利 勝 月 六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61]S- 1-1000

時間：抗戰開始以後。

地點：陷落區域里，某縣城。

人物：孫大娘 約三十歲，城裏的女流氓，劉殿元的姘頭，偽地方維持會的慰勞隊隊長。

劉殿元 三十多歲，流氓。地方維持會警察局副局长。

陳萬興 三十多歲，萬興肉店老闆，包過屠宰稅。維持會財政局長。

李步雲 四十多歲，販賣鴉片，白麵，紅丸的暴發戶，偽維持會會長。

吳從周 五十來歲，衙門口的土訟師兼塾師，教育局長。

潘岐山 三四十歲，張宗昌部下幹過連長，販私貨的「鑛客」。現任偽保安隊大隊長。

楊克成 約四十歲，上海杉田洋行的跑街，得主人之信任，推薦爲此地的警察局正局長。

日本浪人 三十多歲。

衛大有 二十多歲，小學教員。被日軍嚇成個神經病，維持會書記。

小銀弟 十四歲，農女，日軍的俘虜。

女工 二十多歲，俘虜。

農婦 二十歲，俘虜。

小白菜 約廿歲，妓女，俘虜。

小扣兒 二十多歲，農民，鄉下活動着的遊擊隊隊員。

老頭兒 五六十歲，老農，小扣兒的父親。

勤務兵 十七八歲。小偷兒，餓得沒辦法，跑回維持會當勤務的。

日本兵 數人。

羣衆 若干人。

第一幕

時間 夏秋之交的一個傍晚時分。

地點 一家尙未炸毀的豆腐店。

人物 孫大娘

劉殿元

陳萬興

李步雲

吳從周

潘岐山

楊克成

日本浪人

佈景 臨街市房爲炸彈砲火所摧毀，但見敗瓦頽垣。許是幸運罷，却有這末一家豆腐店在這中間僅存着。豆腐店當然是不開了，招牌上塗滿了灰土，灶上也掛滿了蛛網。但門外却有一件新東西：白布寫的新招牌「××縣地方維持會籌備處。」

從豆腐店旁邊，那瓦礫場上看過去，是無盡數的斷牆殘壁，再遠處，便是那受了傷的城牆，頹然地躺在那兒。城樓上飄着敵人「膏藥牌」的旗幟。

太陽快落山了，天空抹着一片紅雲，但顏色慘淡的很，像一江被沖淡了的鮮血。

（開幕——）

（豆腐店裏像是沒有人，屋子裏光綫很暗。遠處有隻狗在汪汪地叫，夾着一兩聲老鴉的叫喊從屋頂上掠過。屋角裏有着鼾聲。）

（犬吠聲大起。）

(在屋子裏，起了大聲的哄笑，於是繼之以竹牌聲和錢聲。然後是爭吵聲。)

(通裏間的門一開，出來一個女人，——孫大娘，三十多歲，臉上塗着廉價的胭脂，身上纏着，一件又瘦又長的鮮艷的旗袍，走起路來時時的絆着脚。脚上是雙印花白緞鞋，行動時毫無聲響。衣領像是爲了太小，也爲了習慣，開敞着；因此，頸子上三條指指的血紋，見得怪整齊的排列着，和腦門上的一線紅印，再和太陽穴上兩枚頭痛膏藥，相映得異常風流。頭髮像才剪了不久，額前動過刀子，有一道發青的頭髮，鬚子髮脚有點彎曲，可不是燙的，而是剛剛剪短的痕迹。——她扭着屁股向屋內招呼着一個人。)

孫大娘 哎——呀！我的老子算了，咳——替我出來——出來呀！——出來呀！——聽見沒有？
(一面向後退着，) 死人嘍，小劉二，你…… (不覺腳下一絆，踉蹌了幾步。) 哎呀……！
聲音 啾啾啾……看，媽的她也會跳舞啦！(大笑。)

(接着，被叫作劉二的劉殿元——四十上下年紀，瘦生生的個子，但混身都裝着彈簧似

的那末硬梆，全身是中裝的短衫褲，但在白紡綢的短衫之上，套了一件西裝上身。一根月白的絲褲帶，也就在西裝下面搖擺着。嘴上吊着紙烟，但不妨礙他的說話，他頭上那頂銅盆邊的帽子照例是不脫的，即使在他的家裏。——他一邊笑着，一邊數着錢走出來。

孫大娘（生氣）笑！笑！笑你媽的！……

劉殿元（臉一冷）什麼？

孫大娘（勉強地笑着）什麼？看嘛！——這是你替我做的好衣裳，長得像裹腳條子！

劉殿元 真是他媽的外行，這會兒人家時行長啦！這是老子好容易打那吳公館裏替你找出來的，別他媽的不識貨！

孫大娘 別嚷！別嚷！我的老子！……

劉殿元 怕什麼？——這個城裏還不是老子們的天下？

孫大娘 曉得是你的天下！——是你的天下還幹嗎什麼吳公館周公館的嚷呀？嚷的好聽

呀？

劉殿元 喲，老子不會「吊死鬼搽粉——死要臉」搶就是搶來的，拿就是拿來的，怎麼着？這

兒的哥兒們誰還沒動過手？

孫大娘 得了，得了！——還有個完沒有？（媚眼兒）

劉殿元 （嚥化）完啦！完啦！……哼，媽的，錢也輸完啦！……

孫大娘 那不是活該，誰教你跟那班活強盜賭的？——「好人不賭」去跟潘岐山潘瞎子賭

錢；不輸你輸哪個王八蛋？教你不賭，教你不賭，你偏賭！你偏賭！……

劉殿元 （急止）哎！哎！……你也有了完沒有？

孫大娘 （餘怒未消，媚勁兒又來。）沒有完哩，——替我看看，（顧影自憐）這件旗袍到底

合不合身？

劉殿元 唔，合身合身！

孫大娘 (不滿足) 樣子到底摩不摩登?

劉殿元 又摩登又登——人家東洋婆子的衣裳也這末長。

孫大娘 誰跟你講東洋婆子西洋婆子——我不喜歡長旗袍! 絆腿絆脚的——替我另外做一件!

劉殿元 另外做一件說得那末輕巧!

孫大娘 他媽的,你不是跟潘大發了一筆財?

劉殿元 (按住孫大娘嘴) 別亂嚷! 錢還沒到手哩! 再說就是有了錢, 城里城外連個鬼都沒有了, 還有裁縫?——告訴你這件衣裳老子翻了一二十隻箱子選出來的! 括括叫的摩登!

登! 告訴你, 摩登摩登, 真摩登!

孫大娘 (嘆哧一笑) 真摩登?

劉殿元 騙你是這個! (五個手指抓個烏龜形。)

孫大娘 好吧——那就給我一個官做做！

劉殿元 (大吃一驚) 做官？

孫大娘 別瞞我，我聽陳萬興、陳五說的，你們幾個人什麼鷄冠堂官都做起官來了；怎麼，老娘混了這半輩子，不混個官兒玩玩？……！

劉殿元 哦，媽的，老子的官還沒做到手，她倒也想做起官來了！想得倒不錯——世上哪有女人做官的？

孫大娘 什麼錯不錯？從前城里那些摩登女人哪個沒做官？高跟鞋，長旗袍，擺盡他媽的威風，當我瞎了眼，沒見過，我孫大娘哪樣兒不如人？就該受那些騷娘子的氣，一輩子看人家擺威風——跟你說吧，我孫大娘吃驚受苦，跟你們就在城里眼巴巴地等東洋人來，爲的什麼？爲的跟你們住這倒楣的豆腐店呀——呸！你們別做夢！

劉殿元 媽的別胡扯！你看見有幾個有錢的女人做官的？只有那些蹩腳貨嫁不到漢子的女

人才去自己找事做呢。有錢的，漂亮的，都在那兒當太太，當小老婆！

孫大娘 不用你管！我不要當太太，不要當小老婆，老子要做官嘛！

劉殿元 要做官，要做官，要有官做呀！人家東洋也像我們中國呀？弄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整天

在外面跑？——人家東洋女人從來就沒有做官的！

孫大娘 （冷笑）哼……你才跟東洋人當了幾天差，（冷臉）你到東洋去過的？

劉殿元 嗯，去是沒有去過，總比他媽的你多懂得一點兒！……

孫大娘 你懂，你懂，老子不懂！我只懂得要官做！——說吧，給不給？給不給？

劉殿元 嘖，嘖，嘖——別吵呀！連我劉殿元兒的官還沒弄到手哩！你慌什麼呀？嘖，唉，其實等老

子做了官，你還不是現成的太太，你幹嗎要什麼官做呢？

孫大娘 你是你劉二，我是我孫大娘。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要你管着我！

劉殿元 咱們倆還分家嗎？

孫大娘 不管那些！——到底給不給？

劉殿元 嘖！——你逼我幹嗎？

孫大娘 不逼你逼誰？（帶強迫帶撒嬌）說嘛，給不給？

劉殿元 （無可奈何）給給給！

孫大娘 （笑開了）好孝順的兒子（拍他肩）我早知道……

劉殿元 給給，我給你個屁！

孫大娘 什麼？

劉殿元 他媽的，我有官給你嗎？得讓我找東洋人去說呀，要得人家答應才行呀！

孫大娘 那你去不去去去？

劉殿元 哎呀，我的老太太，去去，去好了吧？

孫大娘 是嘛！我說你是個孝順兒子嘛！——好了，就去吧。

劉殿元 就去——那兒去？

孫大娘 替我找東洋人去呀！

劉殿元 那有說去就去的？這還得找李步雲李三商量商量哩——他媽的，他要做咱們的會長啦！

孫大娘 管他什麼會長不會長！你不是認得那個東洋人山本嗎李三也是人，你幹嗎要受他管？

劉殿元 這個，我認是認得——他媽的，東洋人不好說話，我又不懂得咕咕呱呱的外國話，這麼多麻煩！……

孫大娘 到底去不去？

劉殿元 明天去好吧，我的姑太太。

孫大娘 我要你馬上！去馬上！去馬上！……

劉殿元 哎——呀！不怪人罵你，真是他媽的母——

孫大娘 (怒容) 什麼？

劉殿元 沒什麼，我就去，得了吧？(走出去) 真是母夜叉！

孫大娘 (近到門口) 王八蛋，小劉二——好，等你回來，老子不割掉你的舌頭是你養的！

(孫大娘剛要轉身進去，從屋角里發出一聲又長又響的呵欠。)

(椅子吱吱叫了兩聲，陳萬興——本城的屠戶，萬興肉店的老板，從前曾包辦過屠宰稅，如今雖無猪可殺，無稅可包，身體却依然癡胖如故，而貪睡亦如故。一雙眼睛眯着，整天像是沒睡醒。說起話來吼吼地，喉嚨管里老像塞住一口痰。——挺着肚子幌出來。)

陳萬興 (格格地笑) 嚇嚇嚇嚇嚇……

孫大娘 (驚) 誰？——哦，搗袍子子的是你呀？……

陳萬興 哼，打是疼，罵是愛，你小倆口子怪親熱的呀！……

孫大娘 你這個死王八，幹嗎躲起來偷聽人家的私話？

陳萬興 (嘻皮笑臉的接近來) 噢！我早就在這兒睡覺，我沒請你們來講私話呀！

孫大娘 (厭惡地) 好嘍！好嘍！聽私話叫他爛耳朵底！你這死王八不得好死！(轉身就走)

陳萬興 (一把拖住) 嚷！嚷！不慌走。——怎麼你罵我死王八……

孫大娘 (緊接) 怎麼，我罵了你了，怎麼樣？

陳萬興 (笑) 嚇嚇……罵的好，罵的好，——再罵！

孫大娘 再罵？——你怕老子不敢？——死王八，死王八！(快) 死王八，死王八！……

陳萬興 (答應) 嚷……你跟劉殿元軋餅頭。我不是死王八是什麼！

孫大娘 (怒) 好小子，你佔老子的便宜，(抹袖子) 老子揍你！(舉手就打)

陳萬興 (接住他的手) 嚷——嚷！別動手呀，(警告) 嚷！孫大嫂，我要告訴你一句要緊的

話！

孫大娘 (果然鬆手) 什麼要緊的話?

陳萬興 你別慌,坐下來我告訴你——

孫大娘 別活裝腔了,說嘛!

陳萬興 你是不是真想做官?

孫大娘 你問這個幹嗎?

陳萬興 你不是叫劉二替你弄官做嗎?

孫大娘 嗯。

陳萬興 (像是胸有成竹) 拿得穩弄到手嗎?

孫大娘 (綳面子) 自然嘍!

陳萬興 「自然嘍」——孫大嫂,你是個聰明鬼,你還不曉得在東洋人面前,此刻是誰吃香嗎?

孫大娘 (討厭) 我管他誰吃香誰不吃香 (走)

陳萬興 (拖住她) 你真是「年輕的寡婦——站不住！」要緊的話在後頭哩!

孫大娘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陳萬興 好!——你就當我是放屁。聽完了再走,好吧!——大嫂,人家爲你好,你簡直不領情嘛!

孫大娘 好了,好了,別嚕蘇了!

陳萬興 (一字一字打進對方的心) 好,那我就告訴你:你要指望劉二替你弄官做,那是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別癡心妄想」啦!

孫大娘 (怒) 你看老子就做不了官?

陳萬興 (陪笑) 大嫂,別生氣,誰說你不能做官?你孫大嫂辦事上,嘴頭上,哪樣比不過了我

們男人?可是你想做官,却找錯了門兒了!

孫大娘 哎呀!陳胖子,你打開天窗說亮話罷,幹嗎吞吞吐吐說半句藏半句的?

陳萬興 (有機可乘) 嗨，我的好大嫂子！你別急，我陳萬興真是一股忠心，處處替你孫大嫂打算，說明了罷，你的劉二呀，此刻在東洋人面前不吃香啦！此刻的江山是我們李三爺李步雲的！

孫大娘 (滿不在乎似的) 唔。

陳萬興 李三爺要做我們維持會的會長了，你該知道吧？

孫大娘 唔。

陳萬興 劉二這一回恐怕連個局長還弄不到手哩！

孫大娘 (變色) 你幹嗎老在我面前說劉二的壞話？他跟你有什麼冤有什麼仇？

陳萬興 噴……看罷，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跟劉二也是多年的老弟兄，幹嗎說他的壞話？——這，還不是爲了你？(接近)

孫大娘 (看着他) ………

陳萬興 我告訴你一條明路：要做官該去找李三爺！他此刻在東洋人山本面前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是一等兒紅人！

孫大娘 （冷笑）哼，你要我去找那老王八？

陳萬興 我知道劉二跟他不對勁兒，怎麼能教你去找他呢！（走近）孫大嫂，你要不嫌我多嘴，李三爺那兒有我……

（裏間有收拾竹牌與錢的聲音）

孫大娘 有你？

陳萬興 嚷。承李三爺瞧得起，他老人家還聽我的話。我說什麼，他聽什麼。東洋人山本那里，三爺說什麼也就是什麼。（笑）你的事——不嫌我多嘴，放在我陳萬興身上，包你沒有錯！

孫大娘 嘿！胖子，這末幾天裏頭，瞧不起，抖起來啦！

陳萬興 那里！那里！大嫂，你的事，就放在我的身上了！（忽然想起）哦，大嫂，我還有一件事。

孫大娘 還有什麼屁快放！

陳萬興 聽說劉二和潘大做了一筆生意，發了一筆財，是嗎？

孫大娘 發財？——我不知道。

陳萬興 啲！啲！別反穿皮馬褂，裝佯了！告訴我，我也不會分他的肥。

孫大娘 老子真不知道嘛！

陳萬興 好，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談，拉倒。哦，大嫂，我還有一件事，請你救救我……

孫大娘 什麼？

陳萬興 （色情的釘着她）大嫂，你（附耳咕嚕了一句什麼話）

孫大娘 （突然變色，賞了他一個嘴巴）吓！你找死啦你？（還要動手）

陳萬興 （大吃一驚，繼又陪笑）啲！——我陳萬興，哪一樣抵不上劉二？

孫大娘（對他肚子一拳）去你媽的死豬！（向裏間去）

陳萬興（跌落一隻破椅上。抱住肚子）哎——呀！

（孫大娘一頭碰見李三爺李步雲——四十多歲，是本城裏的暴發戶，從前販過鴉片，後來賣過白麵，紅丸。跟日本浪人很談得來。因此頗得維持會籌備主任山本的信任。整天提着他的畫眉籠子，穿着光閃閃的綢衫子，在這空城裏東竄西竄，但長衫子對於他像很不舒服，頸上扣子是永遠不扣上的，下半節衣襟也時常擦在手裏。因此顯出湖色的綢褲子和那琵琶頭的腿帶。他個頭兒很大，嗓子也又粗又大，喜愛講話，但別人聽不聽他是不管的——他從裏間剛走出來，因此碰了個滿懷。）

李步雲 嚇，孫大嫂，忙什麼呀？

孫大娘 哦，哦，對不住，——我進去燒口烟抽抽。（下）

李步雲 唉，來，來，來，我跟你說！那位山本先生，就是那東洋名字叫「鴉媽木瀆喪」的，送了我

他媽的那末多白麵兒，咳，孫大娘你別只愛抽鴉片，白麵真比鴉片強得多啦！你不信，嘗看哪！桌子上那白紙包兒就是！……唉，就是那一包，你試試看！別人說白麵好都是假的，只有我，鴉片，白麵，紅丸，什麼生意都幹過，我懂得：白麵真比鴉片強得多啦；不信，問問你的劉二，他的白麵已經上癮啦！這包白麵更加括括叫！是我們主任山本先生——吶，就是一「鴉媽木瀆喪」呀，他親自送給我的。那天，咱們一路出城去玩兒，他右手拉住我的左手，親手送給我的！他還……（好像裏邊的人沒有聽他的話了。轉身一看，見有陳萬興在，就又）他還，他還對我說……

陳萬興（按住肚子。）是納，三爺，你坐……（勉強起來讓坐。）

（李步雲未及答話，裏間有人慌忙地接了他的話。）

聲音 是的，是的，三爺，我知道他還……（跟着聲音出現了一位老先生，這就是當地私塾先

生兼衙門口土訟師吳從周。此公骨瘦如柴，肩背聳起，而雙目炯炯有光。鬚眉稀薄，牙齒

也稍有脫落，講話却有精神。並且帶點尖酸，不過有點缺憾，就是愛打噴嚏。比如他剛一出來，就是——)

吳從周 (正把錢向「腰裏串」裏裝) 我知道他還，他還對您說，那個聯隊長還，還…… (一個噴嚏。)

李步雲 (讓開，拭臉) 是嘛，他說聯隊長還要親自來拜會我哩！(轉問陳) 噫，東洋的聯隊長

長抵上一個旅長啦！(見陳按肚子)……

陳萬興 是呀，三爺……哎……呀！

李步雲 哎，怎麼啦，陳五？

陳萬興 嗯……沒，沒怎麼，怕是受涼了，肚子有點兒疼。

吳從周 五爺，您是肚子疼嗎？(微笑) 怕是心上疼嗎？

陳萬興 胡說，——誰說我心上疼？

吳從周 我是聽孫大娘說的，說您心上疼哩！……

陳萬興 （暗地踢了他一脚）你胡扯什麼？

吳從周 （知道不妙）啊，啊，我的耳朵怕是也受了涼，聽……（噴嚏）聽錯了！

李步雲 不管肚子疼還是心上疼，抽口白麵包你好。……可是陳五你說，聯隊長就是旅長；我

要做了維持會的會長，那不就是从從前的縣長。縣知事縣大老爺麼？

吳從周 （搶接）自然嘍，您明天做了維持會會長，那就是我們這一縣之長，是我們的父母

官啦。

陳萬興 （同時）會長怕比縣長還要大哩！

李步雲 那我到該先去拜訪他呢。還是先讓他來拜訪我呢？

吳從周 這個，聯隊長是客，三爺，您得客氣點。

陳萬興 吓！行客拜坐客，只有他來看我們三爺的！

吳從周（爭辯）那跟平常不同，這叫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陳萬興 別放臭屁！

李步雲（怒）他媽的，別吵呀；我看，拿我跟山本的交情說，就兩免了罷。過一天我來請聯隊

長吃飯，順便請山本陪客，這免不了去拜會嗎？

吳從周（擊掌）噫！妙極了！這叫做……

陳萬興 三爺，你真是有主意！怪不得要做會長！

吳從周 這叫做不屈不撓，不卑不抗，得乎中庸之道！而且是兩全其美！妙極了，妙極了，妙極了！

李步雲（得意之至）我李步雲混人兒混了這末久，這點事兒還不會幹嗎！前天，山本就跟

我手拉着手，對我說：（仿日本人說中國話的腔調）「你真是支那第一個好人！第一個有用的人！」——支那懂嗎？支那就是我們中國。他說我是中國的第一個（大姆指）

吳從周（搖頭擺尾）「嗯，嗯，『支那第一個好人』妙極了，——呃，對極了，——咳，咳，三爺，我還要請問一句——咳，我的記性真壞，山本先生的洋名字叫什麼？」

李步雲「嗨，你們這班人真是！要想在東洋人底下吃飯，連一個人名字都記不得！真是廢料！——咳，也難怪你們，外國名字本來很難記。」

吳從周「是的，我們的腦筋太舊了，——啊，我記得了，第一個字好像是雅，——『高雅』之「雅」（笑）是嗎？」

李步雲「他東洋名字叫『雅媽木瀆喪』」

吳從周「對，對，對！這真是妙極了！妙極了，——呃，高雅極了！——雅嗎摩陀生！雅嗎摩陀生！真是高雅之至！」

李步雲「什麼高不高雅，東洋名字就是『呀兒佳兒』的那一套，一點兒也不好聽。」

吳從周（又皺起眉頭）「咳，這倒是真的。您想想看，雅嗎摩陀這四個字唸起來，就拗口之至，

雅嗎摩陀，雅嗎摩陀，簡直像是和尚唸經嘛！而且……

陳萬興（突然叫起來。）哎呀！三爺，你哪天請客？

李步雲 怎麼？

陳萬興 此刻豬肉也沒有，什麼菜也沒有，連一個廚子都找不着……

吳從周（慨歎）唉，真是！我們已經是「三月不知肉味」了！——不過陳五，三爺的事你得

格外設法呀，沒有豬肉末，鷄子鴨子也是好的。

陳萬興 你別在那兒「吃燈草灰放輕巧屁」！鷄子，鴨子，請你去找找看！

李步雲（又發脾氣）又吵，又吵，吵什麼？我還沒有說哪一天請哩！

（兩人相對無言）

（裏間裏有人唱京戲）

聲音 「欺寡人……好一似……」

李步雲 (聽見快有人來，便向簷下去取了畫眉籠子) 去，跟我溜雀子去！

吳從周 對，對，對，妙極了！我們三爺真懂得風雅，你看滿天秋霞，正該到郊外去散步嘛。

陳萬興 走罷，走罷！別跟一隻豬樣地亂叫了！

吳從周 (仰臉看天) 你們看這真是「落霞與孤鶩齊飛」呀…… (又是一個噴嚏)

聲音 (高聲地) 老李嚷嚷別走！

(潘岐山——獨眼龍，三十多歲，是張宗昌的舊部下。如今雖不穿軍服，但舊軍人蠻

橫強悍之氣仍溢於言表。——從裏間出來。)

李步雲 (滿不高興地) 又是什麼，我的潘大爺？

潘岐山 你回來，咱們談談！

李步雲 (向陳吳) 你們先走一步。

吳從周 妙極了，妙極了，我們先走。——哦，潘大爺，回頭見！

潘岐山 (敷衍地) 唔，回頭見。

陳萬興 (推吳) 走罷，你！

(陳吳下)

李步雲 (一邊逗他的畫肩，毫不介意問) 又是什麼事呀？請問。

潘岐山 (斜坐在桌子上) 沒事還會找你李三爺嗎？

李步雲 請說罷？

潘岐山 小兄弟這兩天手頭不寬，跟三爺通融五十塊錢用用。

李步雲 哦，這末一件事？

潘岐山 自然嘍，小事情，不費您的事。

李步雲 (站起來) 對不起，兄弟手頭也不寬。

潘岐山 (一拍桌子跳下來) 什麼——你，不借？

李步雲 (冷然地) 小兄弟，你忘了現在換了江山啦？

潘岐山 換江山？你跟老百姓說去，你吃東洋人的飯，誰又沒吃東洋人的飯？

李步雲 你既曉得吃的是東洋人的飯，就行了，那你還跟我要什麼錢？

潘岐山 什麼錢……規矩錢！

李步雲 哼，規矩？我現在不懂規矩！我走私貨，販紅丸，賣白麵，我什麼都幹——可是老哥，現在

幹這玩意兒可不犯私啦！換了江山啦！以前承你老哥照應，但那筆冤錢我花够了！

潘岐山 好罷，你過河拆橋，現在認不得人了！好個忘恩負義的東西！老子有天教你認得我！

李步雲 (笑) 哈哈！……你到山本那兒去告我罷！我販白麵兒，販紅丸兒，我還販私貨！(突

然冷下臉) 哼，跟你說，小兄弟，在東洋人手底下，只有私販軍火才犯法哩！你記住！

潘岐山 (暴怒) 放屁！誰私販軍火？

李步雲 咦，你生什麼氣？我也沒說你呀！(拍拍他的肩膀) 老弟，「光棍不擋財路」，此刻我

們大家是「井水不犯河水」是不是？

潘岐山 你話說清楚了，你說誰私販軍火了？

李步雲 （也強硬）「光棍點到爲知。」老弟，你是明白人！

潘岐山 （當胸抓住他）你放什麼屁！

（摸出短刀。）老子宰了你！

李步雲 （驚叫）哎，哎，有話好說，你，你……

（孫大娘跳出來）

孫大娘 你幹嗎，潘岐山（抓住他的手）放下！

潘岐山 （幌刀子）你認得它罷，認得老子罷（鬆手）

李步雲 這叫做「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

潘岐山 放你的屁！

李步雲 孫大嫂，你是明白人，你得勸勸他。他這副脾氣，真是……（提了雀籠而去）

孫大娘 你這個傻瓜，幹嗎跟他來這手？你不曉得他正仗着山，本要做會長了嗎？

潘岐山 管他媽的！老子心腸直，要宰就宰了他！

孫大娘 你殺了他，東洋人會饒你。

潘岐山 他要我的命，我不要他的命（低聲）他在說我私販軍火，你聽見嗎？——哦，回頭你告訴劉二，今天晚上約好送子彈給人家的，教他改到明晚上送。得防那老王八的這一手。

孫大娘 那批子彈還沒送去？——是賣給鄉下的碼子那一批？

潘岐山 除了幹事兒的碼子，誰還買這玩意兒？

孫大娘 怎麼！明兒晚上送？……

潘岐山 滾！（轉身出去）劉二回來，教他等我！（劉殿元匆匆自外回，與潘對面，後面李步雲

陳萬興，吳從周等亦追隨而至。

劉殿元 哪兒去？——別走，有話說。（大家圍住劉殿元。）

陳萬興 什麼事，你說？

李步雲 中國軍隊又打過來了？

潘岐山 怎麼啦？

吳從周 莫非發生了什麼？……

劉殿元 剛才我到營裏去找山本先生……

吳從周 是雅……雅……（噴嚏）雅嗎摩陀生？

李步雲 哦，你自己去找他呀，——他說什麼？

劉殿元 他教我們維持會裏人，明天就上任！

李步雲 明天上任就上任好了，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陳萬興 我當着什麼事哩！

劉殿元 (氣憤地) 你們聽老子講完呀！

孫大娘 你說，你說！

劉殿元 說什麼？我們的天下完啦！

衆人 (驚叫) 啊？

劉殿元 山本先生不曉得又生了什麼鬼主意，好像不相信我們了，又派了個人到我們維持會來啦！

陳萬興 又派了人？

潘岐山 派的誰？

吳從周 這真是奇怪，奇怪！

李步雲 派來做會長嗎？

劉殿元 不是會長也差不多了！——指明了做警察局長！

李步雲 （透一口氣）唔，那還不要緊。——可是山本先生怎麼說的。

劉殿元 山本先生叫那個翻譯對我說：「你回去叫大家快點預備，明天早上九點鐘開會，就

職」翻譯說，就職就是「上任」！又說：「又派一位楊先生，叫楊克成，去你們那兒當警察局長，楊先生是從上海派來的」！媽的，還叫我們對他客氣點兒哩！

潘岐山 客氣？老子的刀子不客氣？

陳萬興 （同時）哼，老子也有一把殺豬刀哩！

孫大娘 讓他來好了，老子有罪給他受！

吳從周 不要亂吵！不要亂吵！小不忍則亂大謀！楊某人既是這個——這個（噴嚏）這個雅

摩——雅摩什麼派來的，打狗得看主人面，投鼠就得忌器，我們還不可以造次哩！

李步雲 這話有理！山本先生跟我的交情也不錯，再說，我們雞蛋跟石頭碰嗎？我們只能想法

子，想個好法子……

吳從周

對呀？這話說得妙極了！妙極了！——我們想法子（眯着眼）叫他，叫他，（噴嚏要打沒有打出來）叫他，（用手指在手心裏畫）在我們手掌心裏轉。

劉殿元

（興奮地）吳先生，有你的！到底是唸書的人比我們老粗兒強！

陳萬興

對呀！這才是個辦法！

潘岐山

說罷，說罷，怎麼辦？

吳從周

（智多星似的）怎麼辦？這還不容易，三爺你對山本，呃，雅馬……雅麼什麼生的說，警察局的公事太忙，一個局長不夠，必得再添一個副局長幫忙，——這個副局長還不

是我們的人嗎？只要有個副局長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後頭，還怕他搗我們的什麼蛋？壞我們底什麼事嗎？哈哈……但是，此刻（噴嚏又打不出）又要我們三爺把大家的職務分一分，到底是誰做什麼，比如我做教育局長呀，你做財政局長呀，弄定了，明早上

才好就職呀！是不是？

衆人對對對……

孫大娘 一共有幾個什麼官兒，三爺，你告訴我們聽聽！

李步雲 官嗎，是一個會長，——這個山本先生親自對我說，非我做不可。另外，照他這末說，是

一個副局長兩個局長嘍。那麼，就是警察局副局長，財政局長，教育局長，還有……

潘岐山 (搶說) 喂，老李我是直腸子，先說明了，財……

陳萬興 (打斷他的話) 財政局自然是老子的！你憑什麼？

劉殿元 (同時) 你們先別吵，不給我一個局長是不行的！

孫大娘 (也夾在中間亂嚷) 還有我，還有我呢？

吳從周 (要說什麼，但不住地在打噴嚏) 喂，喂……阿——啐！喂……阿啐！……喂，阿——

啐！(於是大家嚷做一團。潘岐山和陳萬興劉殿元和李步雲還夾着孫大娘，相互

爭吵着。下面的台詞是同時進行着：

(一邊是——)

× × ×

潘岐山 你又憑什麼資格？

陳萬興 老子辦過屠宰稅，你辦過什麼？

潘岐山 你？你只會殺豬，你只會灌豬腸子！

陳萬興 放你媽的臭屁！老子會殺豬，老子也會殺你。

潘岐山 你敢——老子先宰掉你！

× × ×

(另一邊是——)

劉殿元 李三，你做了會裏，就想把老子丟開了？

李步雲 你別跟我吵呀！這不能怪我呀！

劉殿元 不怪你怪誰，你不給我官做，老子要你的命！

李步雲 你別不講理呀！

劉殿元 誰不講理！誰說老子不講理？

x x x

(另外——)

孫大娘 老子哪樣不如你們？什麼沒有我的份兒呀！——哼，你們要把老子忘了，老子叫你們

祖宗八代都翻了身！……

吳從周 (噴嚏打得他說不出話。急得要死。用手勢制止他們的吵罵。正在緊張萬分，行將動

武之際，急出一句話來) 聽聽不得了！不得了！

(大家同時靜下來。)

衆人 什麼？

吳從周——聽！

（遠處有許多狗在相互狂吠。）

吳從周 （向外看看。）啊，幾條狗搶死人骨頭吃，在打架哩！

潘岐山 他媽的！

吳從周 噯，各位有話好好說，不要吵，不要吵。

李步雲 各位聽我說，我李步雲要有私心，不是人養的。大家聽我一句話！

吳從周 聽三爺說，聽三爺說。

潘岐山 不聽！不聽！誰聽他的廢話！

劉殿元 你沒有私心？我有私心？——放屁！

孫大娘 （同時）沒有廢話，要給老子官做！

(正在這時，門外出現一個人。——正是楊克成三十多歲年紀，中等身材。雖是商人打扮，却有農民一般蠢笨的臉。他是上海一家日本洋行的跑街，是老闊看他忠實可靠，薦到這兒來的。但他站在門外，身上背着個大包裏惶惶然看着裏面的人，也不敢招呼。)

(大家吃了一驚，不由退到一邊。)

李步雲 找誰？

楊克成 (趨趨不前) 我找維持會……請問維持會是在這兒嗎？(掏出一封信。)

李步雲 啊，是的，是的。(走過去。)

吳從周 哦！是雅嗎？……雅嗎摩陀……(忙迎過去。)摩陀生那邊來的麼？請坐，請坐！(接包裹)

李步雲 (看着信) 這位就是楊克成先生麼？失迎！失迎！

楊克成 (陪着笑臉四處點頭) 哎，請問哪位是李先生，李步雲？

李步雲 兄弟就是，兄弟就是——各位弟兄，見見這位楊老大，就是我們警察局的正局長。

（衆人微微點頭。吳從周走上前去。）

吳從周 （按住嘴）啊，妙極了，妙極了！兄弟敝姓吳，草字從周，是隨從之從，周公之周，本地人。

楊克成 （滿口答應）是，是，是，……

李步雲 這位吳先生是我們從前衙門口的老夫子，做的一手好皇子。此刻，是我們的……是

我們的教育局長。

吳從周 （得意地）是的，是的，教育局長，教育局長。噫，噫，妙極了。噫，不，不，……

衆人 教育局長？

李步雲 （又急忙一一介紹）嗯，這位潘岐山潘老大，從前是張大帥手下的連長，此刻是維

持會的保安隊大隊長。

潘岐山 （一驚）唔？

李步雲（暗搗他一拳。）噫，大隊長，潘大隊長——這位，劉殿元劉二爺是……您警察局的

副局長。（使眼色）是我們地方上問事的。

劉殿元 副……

吳從周（急忙拉他一把擺手。）別，別……

李步雲 那位陳萬興陳老五，是城裏萬興肉店的老闆，此刻幹我們的財政局……

陳萬興（拉李衣袖，指孫大娘）她……

李步雲 哦，這位是……

孫大娘（自我介紹）我孫大娘混人兒的。

李步雲 這位大嫂是……是慰勞隊的大隊長！

孫大娘（驚）什麼？是慰勞隊？

李步雲（瞪眼）楊老大，請坐請坐。

楊克成 (侷促不安) 不敢當! 不敢當!

劉殿元 (挨近楊) 楊老大, 恕小兄弟的罪, 請問老大「香頭多高」!

楊克成 (茫然) 香頭?……什麼多高?

劉殿元 老大, 您在上海那一段混事兒, 大英地界, 法租界, 還是中國地界?

楊克成 (歉然) 兄弟, 一向, 只做生意。在杉田洋行當跑街, 地方是……是在虹口。

潘岐山 (大笑) 劉二, 人家楊老大沒混過事兒!

楊克成 (陪笑) 是的, 是的, 兄弟只懂得做買賣, 官這行當, 沒幹過! (乾笑)

劉殿元 (大笑, 重重地拍楊肩, 對衆人) 我們楊老大真是個好人!

李步雲 是呀! 山本先生——就是鴉媽木瀆喪, 我們是老朋友了, 他時常說, 楊先生是個好人,

真是, 楊先生真是個 (向大家笑) 好人!

(衆人失笑)

吳從周 楊先生古道可風，真是今之君子呀！

李步雲 楊先生老實人，怕跟我們這班人過不慣罷？

楊克成 （急忙）過得慣，過得慣。（太老實）只是這地方太，太那個了！滿城裏，看不見，幾間

房子。滿城裏，找不到一個人，到處都是屍首！女人的，小孩子的，橫七豎八地，躺了滿街滿巷！到處都是野狗，搶人的屍首吃，狗嘴上，都是血淋淋的，哎呀，真怕人！

陳萬興 楊老大，你真是沒見過世面！死尸有什麼可怕？咱們這兒哪，天不看見屍首，不看見血

——你就幾天就看慣了！

吳從周 這就叫做「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衆人正在大笑中，一個日本浪人上。）

李步雲 （慌忙起迎）哦！——請坐，請坐。

浪人 （吊兒郎當）哦，老李，（敲敲他的頭）你好！你好！你們都好！

李步雲 (慌忙地預備同他一道走) 怎麼，山本先生——鴉媽木瀆喪找我麼？什麼事？

浪人 (看見孫大娘) 嘍，孫大娘，你 (提提她的衣裳) 漂亮呀？

孫大娘 去，去！

李步雲 嘍，孫大娘，人家跟你開玩笑的！(向浪人) 咱們走吧！

浪人 你去？——唔，不是的，姓楊的，山本先生找姓楊的去談話！(向楊) 哦，你……走罷！

楊克成 (慌忙就走) 哦，哦，哦！(忙又轉回身來拿他的大包裹) 這……

李步雲 (惘然若失) ……………

孫大娘 (笑) 你放在這兒就是了，誰會偷你的？

楊克成 (陪笑匆匆又去) 是的，是的…… (和浪人講着日本話下)

(衆人(除李步雲外)大笑)

劉殿元 (狂笑狂跳) 哈哈！原來是這麼一個大傻瓜哈哈！……他媽的這座江山還是老子

們的！

衆人（哄笑）哈哈！這末一個傻瓜，一個鄉下佬！

李步雲（嫉妒地）這小子倒會講他媽的日本話！

吳從周（胸有成竹似的）所以呀，這傢伙還不能小看了他！（噴嚏）

劉殿元（狂喜地）管他媽的江山還是老子們的——走，推牌九去！

孫大娘 又賭了死鬼！

衆人（一哄而進裏間）走，推牌九去！推牌九去！我做莊我——做莊。（除孫大娘外，都進去了。）

（陳萬興走到門口，又退出來。）

陳萬興 孫大娘，怎麼樣？做了大隊長了，該謝謝我陳五啦！

孫大娘 誰請你的？——我不要做什麼大隊長！

陳萬興 喲——真不要做嗎？——是說的真心話嗎？（拉她的手。）

孫大娘 滾開喲！

陳萬興 喲！……（又去拉她。）

孫大娘 （瞎手打了他一個嘴巴。）死豬！

陳萬興 （護疼）哎呀！

（外邊有隻狗像被打似的叫了一聲。）

孫大娘 （聽到狗叫。微笑了）……

陳萬興 （吃驚，笑）你……（閉幕）

原书空白页

第二幕

時間 第二天晨。

地點 同第一幕。

人物 李步雲

陳萬興

劉殿元

潘岐山

吳從周

楊克成

孫大娘

喬大有

日本浪人

小白菜

農婦

女工

小銀弟

佈景 同第一幕。但豆腐店裏多少有點裝飾。比如太陽旗與太極旗，紅紅綠綠的花紙，歪

歪斜斜的標語——「打倒紅軍國匪，」「歡迎日本皇軍，」「組織自治政府，」

「擁護地方維持會，」之類，豆腐店裏傢具搬走了一些，換來一些破壞的桌椅。

上散置着不少茶杯和一隻茶壺，像是剛開過會。

（開會——）

(剛舉行過就職典禮會長李步雲以下各局隊長陳萬興、劉殿元、潘岐山、吳從周、楊克成、孫大娘等一字兒排在豆腐店門前，恭送他們的維持會顧問山本先生出門。——山本先生其實已走到看不見的地方了。——大家都換了套比較漂亮點，但都不大合身的衣裳。其中李步雲爲最威風，衣帽鞋襪都是簇嶄新的，好像一個做老新郎的暴發戶。孫大娘的那件旗袍還穿在身上，但已經不是旗袍了。——從屁股頭上剪去了下截，成了廣東式的短衫。另外，每人臂膀上都圍了一道黃布，上面寫着「地方維持會」字樣。

楊克成 (日本式地鞠躬) 「山育拉拉!」 「山育拉拉!」

衆人 (模仿着鞠躬) ……

李步雲 (對楊克成側目而視) ……鴉媽木瀆喪，再會，再會! ……

吳從周 (模仿着) 咳……山……山育山育拉拉! (頗爲得意) 山育拉拉! …… (人已去遠，大家轉身)

吳從周 山……（拼命忍住噴嚏）……

李步雲 （搗他一拳）別裝他媽的孫子！

吳從周 （大吃一驚，立忙陪笑。）嗨……三爺，這是我好容易才學會的一句東洋話，山育拉

拉就是「再會再會」……

李步雲 （指桑罵槐）我知道你會放洋屁——會放洋屁跟東洋人當兒子去！

吳從周 是，是，是……

（衆人已經擁進屋子。有的去搶香烟，有的去搶茶喝，潘岐山高聲唱戲。）

潘岐山 「八月中秋桂花香……」嘿，別搶啊！老子是保安隊隊長，抓你們！

劉殿元 （含了烟。）媽的，你管得着——那是老子警察局的事！

陳萬興 警察局的事？（抓香烟。）這些「財政」該我財政局管！

吳從周 咳，咳……我們中國原來是禮義之邦，以禮讓爲國，你們……唉，你們還得受點「教

育。」

孫大娘 (向陳) 一個人全拿去——給我一枝!

陳萬興 好,慰勞隊大隊長,老子慰勞你一下。

(衆人哄笑。)

李步雲 (命令) 媽的,別鬧,今兒是咱們維持會成立,我李步雲當會長,你們也都當了局長

長。咱們大家該樂一樂……

吳從周 噫——妙極了!妙極了!

李步雲 (止吳) 等我說完了啊!

吳從周 是是——呃,妙極了!

李步雲 我當了這個會長——這個會長,就是從前的縣長縣知事,縣大老爺。

吳從周 對,對,(發現不應該說話便打了個乾噴嚏。)

李步雲 你們的官也不算小——這個縣城裏的天下，從今兒起就是咱們幾個的啦——這

個城裏的東西，統統是咱們的！鴉媽木瀆喪——呢，呢，山本先生親口對我說的：「你是會長，這個城就是你的」——是咱們的，咱們就得痛痛快快地樂他媽一下！對不對？

衆人 對，對，對……

吳從周 對——我們擁護李三爺！

衆人 擁護李三爺！

(狗叫：「汪，汪，汪，汪」)

李步雲 (得意) 他媽的誰要你們擁護？快快去辦點酒菜，喝他媽一個醉……

吳從周 對，對，弄隻鷄子，再弄這末一隻鴨子！

孫大娘 (同時) 再割五斤肉！

劉殿元 酒酒，老子要喝酒！

潘岐山 (同時) 咱們先去推牌九!

李步雲 (發脾氣) 噫,噫,噫!——他媽的你們祖宗八代做過官沒有?上了你媽惡狗莊一樣:

亂嚷!亂嚷!亂嚷!——鷄子鴨子在哪兒啦?老子拿給你們吃?

吳從周 是呀,是呀!這個得去採辦啦!……這,這五爺,這筆「財政」又得該您管啦!噹,噹!……

陳萬興 (眼一瞪) 我管?——你會說,你去弄!

吳從周 我,噹,妙極了!妙極了!我是個幹文墨之人,手無縛雞之力,教我下鄉去捉鷄子呀!……

哼,城外土匪那麼多,子彈咬兒的,你們這些武將們不去,教我這位文臣去呀!咳!——

陳萬興 那老子管的財政,也不是武將——你去找潘岐山吧?

潘岐山 (驚) 噫,噫,噫!我保安隊隊長只管抓土匪,可不管抓鷄子呀!——這該是警察局的

事呀!

楊克成 (一直被冷落在一邊) 我,我,…… (陪笑) 我也胆子小,城外……

吳從周 對，對，妙極了……呃，不礙事的，不礙事的，城外的老百姓老早逃光了，鷄子鴨子多得

很！隨便抓幾隻來就行了！是沒有主兒的。

楊克成 城外……城外，聽說有土匪……

吳從周 土匪？——哦，我騙你的，日本皇軍一到，哪兒還有土匪？笑話！笑話！（向衆人）誰說有土匪？

衆人 沒有沒有……真沒土匪！真沒有土匪！

吳從周 楊老大，你是警察局長，今天又是喜事，於情於理，都該你去！（向衆）對不對？

衆人 對對！……

楊克成 （退讓）不不，我不敢……我不敢……

吳從周 （轉身，對衆使眼色。）那末，那末我們就秉公辦理罷，抓鬮兒如何？——誰抓到誰去。

衆人 好，抓鬮兒，好，好，好！

吳從周 (從袖子裏討出一張草紙，裁開寫字。) 我們七個人，七張紙，六張寫「不」字，一張寫「去」字。拿到「不」字的，不去；拿到「去」的，就去！來來來！各人抓一個。

(先讓楊克成然後依次拈)

吳從周

(看看最後一張) 哎呀！不是我(向楊)楊老大，你呢？——哎呀！大家看，偏偏就是

他！「去」去罷！去罷！妙極了！妙極了！(噴嚏一個)

衆人

好，楊老大，你去罷，我們等着你——鷄子，鴨子多抓幾隻！——還有肉！——酒呀！……

楊克成

(被大家推向外去) 我……我……

吳從周

妙極了，妙極了，閣下是經商的能手，一定會滿載而歸的！——好，再會，再會，山青拉拉！

(楊克成無可如何地被推走了)

吳從周

山青拉拉！……

李步雲 (看自己的鬮兒) 咦？去字？

潘岐山 (把紙張顛倒地看) 什麼字？

吳從周 (縮頭一笑) 去，去，全是去！——此乃山人妙計也！

(衆人撕了鬮兒大笑)

李步雲 好，你真是我們的智多星。

潘岐山 媽的，真是鬼東西，老子都讓你騙了！

吳從周 滾，滾，不瞞你三爺說，智多星吳用正是小的第八代祖宗……

劉殿元 (拍他一巴掌) 真是操你八代祖宗！

吳從周 不過，三爺，我要是智多星吳用呀，那你三爺就該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啦！哈哈！

陳萬興 那老子是花和尚魯智深！

潘岐山 我是豹子頭林冲！

吳從周 你，你呀，你是獨眼龍李克用！

劉殿元 那我劉二呢——我是行者武松武二爺！

孫大娘 (搶) 我是一丈青——對不對！

劉殿元 哼，你是他媽的潘金蓮！

(衆人狂笑。孫大娘追打劉殿元)

孫大娘 老子要是潘金蓮先就宰了你！

吳從周 (急止衆人) 噫(噴嚏)噫(噴嚏)……別吵，別吵！

(衆人靜止)

吳從周 剛才鴉嗎摩陀生怎麼說的……

李步雲 什麼「鴉媽，鴉媽」的，你就說山本先生得了！

吳從周 哦，是的，是的，我又放洋屁了，剛才山本先生說呀：「我們的維持會是有了，可是我們

的『人民』呢？」牡丹雖好，全仗綠鞵扶持。」呢，我們雖然做了官，到此刻連一個人民——一個老百姓都沒有，嘖，總不像話吧，——三爺，是不是！

李步雲 這個，咳……

孫大娘 管他什麼人民不人民，這個城裏就讓咱們幾個人玩，可不更痛快一點兒！

吳從周 不然，不然，我的太太，「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一個國家哪能不要老百姓呢？不說別的，就是吃飯吧！要是沒有人來耕地種糧食，吃什麼？

劉殿元 這倒是真的，抓幾個老百姓替我們燒飯。

潘岐山 照哇，咱們一個人也得用個勤務兵啊！

陳萬興 也要幾個人做生意才行呀！

李步雲 咳，咳，對沒有人還做什麼生意呢？（向吳）你你，智多星！就該想個法子叫老百姓回來呀！

吳從周 自然嘍，自然嘍，這理合佈告週知嘍，可是一層，我身爲教育局長，總不能兼任書記長！
誰來幫我寫佈告呢？

陳萬興 呃，呃，怎麼這又是我財政局長的事——去罷，看你的（向衆）咱們管不着！

潘岐山 管不着，管不着，咱們推牌九走走！

衆人 走走推牌九（向裏間去）

李步雲 得了得了，他們連個扁担長的一字都不認識，還能幫你的忙？你就替我弄弄罷（去）

吳從周 咳，咳，這個這個（噴嚏）這個這個（噴嚏）

（人都走了，吳從周快地轉回身來）

（門外出現了喬大有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從落拓中還現出個智識份子的模樣。——呆呆地看着裏面，現出個神經病患者的樣子。）

吳從周 這，這，這，好像這維持會就是我一個人的！

喬大有 (無感情地) 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驚) 你，你是誰?

喬大有 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誰管你不是中國人?——我問你，你是誰?

喬大有 我不是誰，我也不是中國人。我就叫喬大有。我真正不是中國人，請不要再殺我了! 日本老爺! 我的兒子，我的老婆，他們承認是中國人，都已經給槍斃了，還要殺我幹嗎? 我不是中國人呀! 我不是中國人呀!

吳從周 噢，這個人真妙極了，妙極了，你是不是中國人與我本教育局長何關啦?——噢，你不是有神經病呢!

喬大有 我沒有神經病，我是縣立小學的教員，但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你是小學教員? (恨透了) 嗯，妙極了，妙極了，好，你來得好，送上門來了! 你曉得老子

一生一世就恨你們這些當小學教員跟當律師的！你們辦什麼洋學堂，把孔夫子都丟進毛坑！把我們教書先生的飯碗都搶了！那班什麼狗屁大律師更把我們的飯碗都打碎了！……好，來得好！我當你們小學教員都死光，跑光了哩！你來了，教你受受我的罪！我要報這不共戴天之仇！（上去打了他幾個嘴巴）

喬大有

（忍受着。）你別打我，別打我，我不是中國人呀！不是中國人呢！

吳從周

是中國人也要打你，不是中國人也要打你！（又打，但不見回手。也疲倦了。）這小子

真尋種不回手？

喬大有

我兒子老婆都被你們打死了，留下我這條命罷！（哀求）打死我有什麼用！我也不

是中國人呀！

吳從周

這小子，妙極了，妙極了，真是個神經病！——喂，我問你，你到底來幹嗎？

喬大有

我沒有飯吃，我餓了三四天啦，我不是中國人，給我點飯吃罷！

吳從周 我給你飯吃——你不會出城去找東西吃？

喬大有 城外有子彈，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城裏呢？

喬大有 城裏盡是屍首，滿街滿巷都是屍首！我不是中國人，我不能吃死人骨頭，我不能吃人的肉，我連狗也不如，狗還敢吃死屍！我不是中國人呀……

吳從周 這小子真瘋了——誰教你吃死屍！

喬大有 我不能吃我兒子的屍首呀；我不能吃我老婆的屍首呀……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去罷！去罷！跟你攪不清，滾滾滾！（噴嚏）

喬大有 （轉身走）給我點飯吃罷！給我點飯吃罷！

吳從周 （看看他突然想起）噫，噫，回來，回來！

喬大有 （轉回來）給我點飯吃罷，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誰管你是不是中國人——噫，我問你：你要吃飯，有什麼本事沒有？

喬大有 我是小學教員，我會教書，我會寫字，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好，你會寫字，來，你替我寫字，我給你飯吃。

喬大有 （至此好像才有人感情驚喜的。）你給我飯吃？啊！你給我飯吃？真的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別裝孫子啦！來，替我寫字，（授以紙筆）我說一句，你寫一句——寫：「照得日本皇

軍，已從天朝降臨……」

喬大有 （寫）「照得日本皇軍，」嘻嘻，我不是中國人！噫，「已從……」

（陳萬興拉李步雲進來，像有什麼機密大事，一眼看見他們。）

陳萬興 出去，出去，我要同三爺說話！

吳從周 噫，我在辦公事寫佈告呀！

李步雲 (喝令) 去呀!

吳從周 是，是三爺……

喬大有 (恐怖地) 我，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走呀! 裏邊寫去!

(吳喬向裏間下。)

李步雲 哪來的這末個傢伙?

陳萬興 這是他媽的一個瘋子! 老吳把他找來幹嗎?——噯，那批軍火的事，昨天你跟他們提

了沒有?

李步雲 潘大那王八蛋昨天居然還想跟我要保險費哩，我氣啦，就含含糊糊的點了他一句，

哼，那小子急了，要跟我動攆子! 媽的好罷! 這下子老子可不能饒他! 你說他們那批軍火

到底怎麼來的?

陳萬興 這批軍火呀，真是一筆外快，便宜劉二跟潘大這兩個小子了！……

李步雲 便宜他們？哼！騎驢看賬本兒——走着瞧！——你先說怎麼個來路？

陳萬興 日本軍隊那晚進城之前，警察局跟保衛團那班孛種不都逃走了嗎？臨走，丟下幾箱子彈，足有一萬多發，帶也帶不走，丟也丟不掉，就偷偷地埋在警察局的牆根底下——就是這批軍火！

李步雲 還在那裏？

陳萬興 早搬走了！劉二那小子不曉得怎麼打聽到這筆外快，連夜跟潘大把它搬走了，藏在城裏一個什麼鬼地方，到此刻聽說還沒有脫手！

李步雲 真沒脫手？

陳萬興 沒有，還在城裏哩！本來約定昨天晚上交貨的，就怕我們捉他，改在今兒晚上。

李步雲 （擊掌）那就成！你快去打聽什麼時候交貨，在什麼地方。——好，他們不拿出對成

數來孝敬老子，教他們死給老子看！山本先生那兒一句話，就送掉他的狗命……噫，你曉得這批軍火賣給誰的？

陳萬興 聽說是鄉下的碼子。潘岐山從前跟他們就有過來往。

李步雲 此刻哪兒還有碼子？不是說鄉下盡是什麼游擊隊了嗎？

陳萬興 游擊隊，土匪，誰攪得清！——可是私犯軍火就得槍斃劉二這小子別饒了他！

李步雲 我誰也不饒！誰把我賣了，我就要他的狗命！——你瞧着吧！

孫大娘的聲音：噫，還有人呢？那兒去啦？孬種！——不敢賭啦！

李步雲 ——在這兒，誰說老子不敢賭？天門二塊（進去）

孫大娘 （出現在門口）怎麼？陳五，你不賭啦？

陳萬興 （躺在椅上）老子要睡覺了。

孫大娘 （跑來拖他）嘿，贏了錢就溜走啦？替我滾過來！

陳萬興 (順乘拉她坐下) 哎呀! 坐下來談談?

孫大娘 別動手動脚的! 留神劉二的小子宰了你!

陳萬興 啲! 好賢惠的女人, 開口劉二, 閉口劉二……你哪天忘得了他?

孫大娘 嗯——啲, 你還吃劉二的醋?

陳萬興 怎麼? 我不能吃他的醋?

孫大娘 嚇, 剛給你一點兒甜頭兒吃, 就又吃起醋來了, 我跟你說: 陳五, 隨便怎麼說, 我總是劉

二的人, 老子跟他四五年了!

陳萬興 四五年怎麼樣? 他要不識相教他吃我的殺豬刀!

孫大娘 啲, 啲, 真是醋癩子, ——憑什麼要殺他?

陳萬興 就憑老子要吃醋!

孫大娘 (笑) 吃醋? ——他不吃你的醋就是好的了! ——可是陳五, 我跟你話句良心話, 你

千萬別跟劉二鬥，我跟他儘管不是明媒正娶，花大轎抬來的，我跟他的情分總管不錯，你總不能叫我就這末丟了他！

陳萬興（冷笑，躺下。）哼，好，你不丟他就不丟他，老子總有一天硬叫你丟了他！

孫大娘 你要幹嗎？

陳萬興 我不幹嗎！——聽說今晚上他要送子彈到城外去，是不是？

孫大娘 你又問這幹嗎？——我不知道！

陳萬興 你不知道？——你不告訴我，是不是？

孫大娘 你這小子又不有好心思！

陳萬興 你要告訴我：他們什麼時候，在哪兒交貨，我就饒了他！

孫大娘（冷然。）陳五，你真要這來逼我，我可不受隨便怎麼說！我總不能去害劉二！……

陳萬興 好好，你不說，你不說，我總有法子叫你說！

孫大娘 我偏不說！

(從外邊來了人——日本浪人押了四個女人，小白菜，農婦，女工，小銀弟，吆喝着上。)

浪人 哦，孫大娘，你好？你的生意來了——四個人，聯隊裏找來的，叫你編好號頭，看好了。

每天晚上送到營裏去「用」。去「用」，懂不懂，你這個慰勞大隊長——這就是你的

慰勞隊——進來！

孫大娘 (貓見了老鼠似的撲過去) 進來！進來！

(孫大娘把一個一個的臉都扳起來看看。)

浪人 滾，數清了，四個還有八個，就來(向裏間去)李步雲，有白麵兒沒有？

(裏間起了招呼聲。)

孫大娘 盡是些窮骨頭，沒一個有人形兒的……媽的，幹嗎不抓些有錢的女人來？

陳萬興 有錢的，漂亮的，早就跑光啦！……

孫大娘 (抓起小銀弟的頭) 你叫什麼?

小銀弟 (是個梳着小辮子的農家少女，十四五歲。一進來就哭着) 小……銀弟。

孫大娘 別哭你媽的喪! (兜頭一巴掌。)

小銀弟 (大哭) 媽呀!

陳萬興 你媽? 這兒沒有你媽!

孫大娘 哭! 再哭, 宰了你!

小銀弟 我要回家嘛!……我的媽!……爸爸!

孫大娘 (使勁一巴掌, 推到牆根去) 找你媽去!

(小銀弟倒地, 陳萬興加踢了一脚。)

(孫大娘又拉過女工。)

孫大娘 姓什麼?

女工（鎮情而冷淡地）趙。

孫大娘 名字？

女工 趙小妹。

陳萬興 媽的好個小妹子！

孫大娘 幹嗎的？

女工 做廠。

孫大娘 你媽的好大架子！——你曉得把你抓來幹嗎的？

女工 不知道。

孫大娘 「不知道，」老子叫你知道。抓你來當慰勞隊的，懂不懂？東洋人打仗打累了，教你們

去慰他們的勞，懂不懂？

女工 噯。

孫大娘 「嗯，嗯！」別裝你媽的孫子！（一捺）滾過去！（再拖過農婦來。）你，叫什麼？

農 婦 （跪下哀求啼泣。）好太太，求求你！

孫大娘 （爬到桌上坐着。）嚇，叫起我太太來了，倒是第一回。

陳萬興 你本來是我的太太嘛！

孫大娘 滾過去！別多話！——說，叫什麼？

農 婦 張黃氏太太，我是有了人家的，打仗前五天才嫁過去的，我是有了人家的呀！太太，我

是有了人家的呀！……

（劉殿元上，陳萬興進去。）

孫大娘 有了人家就是官的？（推到牆根去。）找你死人男人去！（向小白菜。）過來！

（小白菜——一個妓女：頭髮蓬鬆着，衣裳凌亂，精神懶散。——懶懶的走過來。）

孫大娘 劉二，你來的正好，我正有話要告訴你——陳五……

劉殿元 什麼？

孫大娘 (向裏邊看一看) 回頭跟你說！(向小白菜) 走過來一點！

(小白菜又邁步走近點)

劉殿元 喲，看勁兒！

孫大娘 (飛了他一眼) 去去去！

劉殿元 這是誰——是他媽的小白菜兒嘛？

小白菜 誰說不是小白菜兒？——認得我更好。

孫大娘 (醋勁兒) 嚇，你認得她？

劉殿元 這是城裏有名的小白菜兒，誰不認得？

孫大娘 老子就不認得！你在這兒幹嗎？

劉殿元 聽說慰勞隊抓來了，看看呀！

孫大娘 不用你管，請昇，請高昇！

劉殿元 噯噯，我警察局副局長也是你的上司呀！

孫大娘 狗屁！老子不許你在這兒！

劉殿元 不許我——哼，陳萬興能在這兒，我倒不能在這兒？

孫大娘 （柳眉倒豎）什麼？小劉二，說話不要帶鈎子！老子胳膊上跑得馬，拳頭上站得人！

不得誰的冷話！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有話說出來！什麼陳萬興，你說！

（小白菜見他們吵起來看看無聊，就自己走向牆根去。）

劉殿元 （冷笑）哼，哼，沒到說的時候哩！總有那一天。（走向這批俘虜跟前去。）

孫大娘 好，老子等着你的，（喝令小白菜）回來！

小白菜 又幹嗎？

孫大娘 唔，好大的氣兒，（衝過去）你仗他媽的誰的事兒？

小白菜 不仗誰的事。你叫我幹嗎就幹嗎。——大不了叫我們跟東洋鬼子睡覺就完了！

孫大娘 嘿！你倒大方！——我曉得你是做生意的，不在乎，是不是？

小白菜 （反抗地）什麼不在乎？誰不是爺娘養的？誰的身子不是肉做的？誰的……

孫大娘 （反手一巴掌）嚷什麼！你在老子這兒撒野？

小白菜 （想回手縮住了。）你憑什麼打人？

孫大娘 （又打）老子就憑拳頭打你！

小白菜 （招架）這又犯你們什麼法？犯你們什麼法？

劉殿元 （阻止）嚷，你打他幹嗎嚷？

孫大娘 （火上加油）你管得着老子！（又打小白菜）老子打死你！打死你這騷婊子！

劉殿元 嚷嚷，你不是要跟我說話嗎？什麼事兒？

孫大娘 （一怔，憤怒地）沒有話跟你說了。（再撲小白菜）我打死你這騷婊子！

小白菜 我告訴你：你再動手，我就不客氣了！

孫大娘 你敢怎麼？你敢怎麼？

劉殿元 好，讓你們打！

小白菜 （反攻）好，再讓你是孛種！（互相扭打）

（李步雲，陳萬興，潘岐山，吳從周，喬大有日本浪人等上。）

李步雲 （喝令）不許打！不許打！

陳萬興 打什麼？打什麼？

潘岐山 （同時）不要打！

（孫大娘小白菜還在互相詬罵扭打）

喬大有 （恐怖地）你們不要殺人啦，不要殺人啦！

吳從周 （想拉開他們，忽然打了一個噴嚏）阿啐！

（就在這「阿啐」之間，她倆向後一讓，大家乘勢拉開他們，但還在叫罵着）

李步雲 （罵小白菜）混賬東西！到這兒還撒野嗎？

陳萬興 拖出去斃了她！（打算過去抓她）

潘岐山 真是個潑辣貨！

劉殿元 （攔住了陳看着她）下回再敢鬧，就拖出去槍斃！這回饒了她！（小白菜沉默地退

到牆根下蹲着，孫大娘還在鬧着。）

李步雲 孫大娘別鬧了，你跟她們鬧可不失了身份嗎？你現在都是官兒呀！

吳從周 （在勸她）嚷，大嫂，三爺這話妙極了，妙極了！我們如今都在做官啦！她們是我們的

人民，我們是他們的父母官，我們男的是父官，你就是母官嘍，對不對？那有個媽媽跟孩子打架的呃，對不對？好，裏邊去歇歇。

浪人 好的，好的，我們去抽鴉片抽大烟。（拉孫大娘去。）

陳萬興 (推孫大娘走) 去罷!去罷!

孫大娘 好,看你能逃出老子的手不?(下)

吳從周 好了,好了。(掏出一張紙)辦我們的公事罷,這是我們的告示,大家聽聽看,聽聽看。

陳萬興 告示——有沒有老子的名字?

劉殿元 官銜寫在上面嗎?

李步雲 她媽的,沒有見過世面的東西!自然姓名,年紀,官銜,家住哪兒都寫上的!——

唸!

吳從周 噫,妙極了,妙極了!我唸——

「照得日本皇軍 已經從天降臨 救我水深火熱 活我黎民百姓

令我組織自治 維持地方安寧 凡我父老子弟 理應返歸門庭」

聽呀,這就點題了,我要叫他們老百姓回來,自己回來的才叫「人民」而且有好處:

「如若自行來歸，本會認作人民，發還田地房產，准許買賣經營。」
假如自己不回來呢，就抓他回來，這個不能叫人民，只能算是「俘虜」！聽啦——

「如若逮捕到會，加以俘虜罪名，永遠罰作苦工，一輩不得算人。」

衆人 好好！

喬大有 不算人，不算中國人，呃，不是中國人，我們統統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不許講話滾過去——去看着那批俘虜！

陳萬興 噯，噯，老吳，還替我加兩句：「趕豬上城來賣，老子不要分文！」……

李步雲 胡說八道——你替我加上這兩句：「雅片白麵公賣，准許街上開燈！」

吳從周 噯，對呀，對呀！

衆人 對呀，對呀！

（楊克成慌慌張張地從外奔來，滿頭大汗，手中緊緊抱住兩隻鷄子，手臂上受了傷，流

着血，大家驚起。

楊克成 哎呀！哎呀！（在門階上絆了一交。）

李步雲 怎麼啦？

楊克成 城外有，有土匪，我，我挨了一槍！

李步雲 土匪來了麼？

楊克成 沒，沒有！我沒看見！

李步雲 那你慌什麼？

吳從周 （驚魂甫定）呃，呃，日本軍隊在這里，土匪怎麼敢來嘛！

劉殿元 抓了幾隻鷄子（拿他的鷄子）

楊克成 （不放）不慌，不慌！（爬起身才交給他。）一共兩隻，只有兩隻了！

陳萬興 （摸摸鷄肚子）瘦得像麻雀尖！

潘岐山 拿去燒！拿去燒！做紅燒雞！（從劉殿元手裏拿了一隻，就走進去。）拿來殺！

（劉殿元隨着過去。）

李步雲 （追潘） 咳，咳，紅燒不好吃！做清燉！（下）

陳萬興 （追下。） 一隻紅燒，一隻清燉！

吳從周 喂喂，告示還沒念完啦！（也追下）那麼就一隻清燉，一隻紅燒罷！

喬大有 （也追去。） 不能殺！不能殺！我不是中國人！

吳從周 （推他一掌） 走罷！（下）

（楊克成摩撫着自己的膀子。看見牆根下的俘虜。）

楊克成 （趨趨不前，不敢講話。） 你們，你們，來作什麼的？

（沒人理他。只有——）

小白菜 （轉過身體） 哼！……

楊克成 咦，你們是……

農婦 (哀求地) 老爺，求求你，我是有了人家的……

小白菜 (按下農婦) 算了罷，誰會可憐你！

楊克成 你們都是本地人麼？

(沒人理他。農婦和小銀弟都在哭。)

楊克成 (向小白菜) 大嫂，你們是本地人，我打聽，一個姓徐的，認得麼？

小白菜 咦，你這個人好奇怪，你跟我們說什麼話？你去問你們自己的人呀！

楊克成 他們都不肯告訴我……姓徐的，有五六十歲了，老頭子，本地人……

小白菜 (煩厭) 不知道。

楊克成 (歎氣) 唉，一個恩人啦！大恩人，找不到，怎麼報人家的恩呢……(轉向女工) 這位

大嫂，你知道麼？姓徐的，本地人，五六十歲。

女工（沉靜地）不知道。

楊克成 你們，哪，曉得麼？姓徐的，本地人，老頭子，五六十歲……

（農婦哭泣。小銀弟抬起頭來。）

楊克成 唉，都不知道！不知道，（唯恐人家沒聽清楚，又重複一句）姓徐呀！

小銀弟 姓徐……

楊克成 姓徐，愛，姓徐，小姑娘，你認得嗎？

小銀弟 我……我，（恐怖）我不認得！

（突然又哭。）爸爸媽媽！

楊克成 （驚）慢，你哭什麼，小姑娘？

小白菜 這人真好玩兒！咱們罪犯不哭，難道還要笑嗎？

楊克成 怎麼，你們都是罪犯？

小白菜 哈哈！不是罪犯是你家請來的客？

楊克成 那個小姑娘那麼小，犯的什麼罪？

小白菜 誰曉得犯什麼罪。問你們：我又犯了什麼罪？

楊克成 問我？我，我怎麼知道呢？

小白菜 （笑）哈哈！你不知道我知道？那兒來的這麼個傻瓜？

（劉殿元悄悄上。）

劉殿元 喲，正局長，你在這兒幹嗎？

楊克成 （陪笑。）呃，呃，我在，我在打聽人！

劉殿元 （眼睛盯着小白菜）李三爺找你哩！叫你去做紅燒雞。

楊克成 是，是，我去，我去。（下。）

劉殿元 （走向俘虜。）——

(農婦與小銀弟都恐怖地向後退讓，女工鎮靜地準備着他的侵犯。小白菜却毫不介意地看着他。劉殿元走向她。)

劉殿元 小白菜兒，你可認得我嗎？

小白菜 (不動聲色) 對不起，少會。

劉殿元 嘿，你們當紅姑娘的自然只認得有錢有勢的闊老們，那會認得我劉二？

小白菜 哦，原來是劉二爺，請包涵點兒，眼拙的很。(並不怎麼客氣。) 哦，二爺，看您還够朋友，賞枝烟抽抽，行嗎？(伸手)

劉殿元 那倒不用客氣。(給支烟。)

小白菜 謝謝，二爺。(狂吸不止。)

劉殿元 (冷笑) 哼，沒想到我們紅姑娘也有這末一天，跟我劉二要起烟來啦！(接近。)

小白菜 「十年河東轉河西，」你二爺如今是做了官人的，咱們是小百姓。「打人簷下過，那

得不低頭？」我小白菜也還懂得。

劉殿元（更挨近。）你懂得更好。——小白菜兒，從前你是鬪老們的，咱們挨不上。此刻，有錢的鬪老都滾他媽的蛋了，咱們也好來叙叙交情了（拉他）過來吧！

小白菜（作色）二爺，這是幹嗎告訴您，這兒不是窩子！

劉殿元（怒）他媽的你別不識抬舉！……（潘岐山衝進來。）

潘岐山（慌張地）劉二，劉二，……他媽的女人是你的命，又來胡攪了過來過來（拖他到一邊）事情壞了！壞了！

劉殿元（打斷興緻，正不高興）慌什麼呀！——嗎事兒？

潘岐山「嗎事兒」咱們那批軍火完了！

劉殿元（驚）完了！——怎麼完了？

潘岐山那批軍火，李三那小子全知道了！昨天就在我面前說冷話，我告訴過你，剛才進去，他

又跟我提了，看樣子他想分咱們的肥——他要找你。

劉殿元（跳起來）他？我的親老子也不行！他販他的白麵，我賣我的子彈，他想佔老子便宜，先跟他拼了！

潘岐山（按住他的嘴。）別……他來了，你先走開讓我對付他！

（劉殿元閃到外面去，李步雲入。）

李步雲（向內）噲噲，陳五，你教他們把鷄子身上的毛孔弄乾淨點，聽見沒有？（轉身向潘）
哦，你在這兒。

潘岐山 啊，三爺，請坐。

李步雲 劉二不在這兒？

潘岐山 有話跟我說一樣。

李步雲 噲，沒什麼，今早咱們就職之前，山本先生——鴉媽木瀆喪，對我說：你是一會之長，又

是一縣之長，城裏頭的事你得當心點兒！別媽媽虎虎的，別讓人把軍火子彈接濟給土匪！

潘岐山 唔，怎麼樣呢？

李步雲 沒有怎麼樣，咱們這末談談就是了。——哦，聽說你跟劉二發了一筆財，是不是？——

噯，男子漢大丈夫，做事不必瞞人！

潘岐山 （氣憤地）老子是直腸子，別他媽的轉灣抹角！——怎麼樣，說罷！

李步雲 也沒有什麼，昨天我就說了，我的手頭也不寬，你們二位既然發了財，有飯大家吃，別

「被窩里放屁——獨吞」了！

潘岐山 （英雄地）好罷！你說咱們發財就發財了，賺錢就賺錢了，聽你說！可是，噯，你該出的規矩錢不出，倒來敲我的竹槓！姓李的，別做夢！

李步雲 （也不退讓）哼哼，你也別做夢！——當心點，你們的東西還沒脫手哩！城門口下——

道命令，你們的東西就出不了城！

潘岐山 你敢！

李步雲 我就敢！

潘岐山 我先宰了你！（撲過去。）

李步雲 （冷笑）嘿，（拔出手槍）今兒可沒人怕你！

（劉殿元跳出來。）

劉殿元 你想幹嗎？（抓住他的手）（潘岐山正想再撲過去，陳萬興急急跳出。）

陳萬興 （咳嗽）咳——咳。咳，咳，（抓潘手。）你想幹嗎？

（潘轉身向陳，李舉槍，劉扳李手，正掙扎間。）

（日本浪人從裏間跳出手提二隻拔了毛的鷄子。衆人急藏武器。）

浪人 好的，好的，送給我，送給我——喂，你們做什麼啊？

(吳從周孫大娘奔出)

孫大娘 你怎麼偷我們的鷄子？你，你，你……

吳從周 咳，咳，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浪人 不要鬧，不要吵！(向李等)你們支那人真真不好，自己又打架，山本知道打你們的屁

股！(轉身就走)

衆人 (不約而同地追上一歩) 喂！鷄子！鷄子！

浪人 (回轉頭來) 鷄子送給山本先生吃去！(下)

衆人 (追不上一齊轉身來，同聲歎息) 唉……

(幕閉)

第三幕

時間：又過兩天的午後

地點：城外近郊

人物：小扣兒

潘岐山

老頭兒

小銀弟

劉殿元

楊克威

喬大有

勤務兵

日本浪人

日本兵甲

乙

丙

丁

佈景：路沿一農家，房屋爲砲火燬了一半，屋外菜園已遭踐踏，路旁老樹也被砍去枝幹，

僅那笨重的石滾石凳之類殘存着，遠處樹幹上掛着死屍，老鴉在上面飛旋着。

（開幕——）

（小扣子蹲在樹底下，焦急地等候着什麼。）

（遠處有老婦人的哭聲，悲切，淒涼，野狗在疲乏之地吠着。繼而，銅鑼聲起，很遠。還有人呼喚

着什麼，天色很沉重。

（小扣兒躲躲藏藏地張望着，忽然哪里連響了兩下口哨。）

（轉過身來。——是個二十多歲的農民。一付平平常常的面孔，一個結結實實的身體。說起話來有點打結，尤其是心里着急的時候，更會急得只歎氣，而連連地拍着自己的大腿——這時慌忙把手指頭放進嘴里去，吹口哨。但沒有吹得響。再來第二次，響了。於是連着兩聲，那邊再回答了兩聲，這里又招了招手。人好像走近來了，他又忙把帽子扶歪了點兒然後低聲地。）這兒。

（上來的不是別人——潘岐山慌張四顧。）

潘岐山 這兒沒有人？

小扣兒 什麼人都沒有。

潘岐山 那房子里？

小扣兒 空的——就來你一個？

潘岐山 劉二今兒有公事不能來。

小扣兒 那末貨呢？

潘岐山 「棉花店失火——別談」啦！他奶奶的！

小扣兒 出……出了事兒？

潘岐山 事兒沒出，倒出了鬼！——真對不住，昨兒晚上叫你們空等了，今兒又他媽的完了！

小扣兒 （驚）到底怎麼啦，潘大爺？

潘岐山 你別急，讓我說呀，——回去拜上你們老大，就說這回事我兄弟效勞不過，多請他包
涵！

小扣兒 這批貨不成功了？——哎呀，我們好幾位弟兄都在那邊等着搬貨哩！

潘岐山 不是不成功呀，她媽的半路上出了鬼，城門上跟老子們爲難，東西一時搬不出來，你

看是不是搗他媽的蛋！

小扣兒 這，這……

潘岐山 那你別焦心，我潘連長沒做過半吊子，回去對你們老大說：「大丈夫一言出齒，驕馬難追。」我潘某人雖是個老粗兒，可還懂得個信用，不過就誤一兩天用場，五千發貨如果少了一顆，我潘岐山不算人揍的。

小扣兒 那那……

潘岐山 叫你們老大放心，明兒夜里十二點鐘到那邊——看，那邊城牆有個缺口，兒看見沒有？——夜里十二點一準在那兒交貨，錢，我此刻也不拿，明兒夜里錢貨兩交，你們老大總會放得心了？

小扣兒 哦，就是那棵老松樹旁邊？

潘岐山 對！

小扣兒 那缺口沒有人守着？（注意地看）

潘岐山 人自然有，我總有辦法調開他，再用繩子把東西吊下來，可是一樁，你們十點鐘就得

到，認早不認遲。別叫東西到了，不見你們的人！

小扣兒 是，是，是，大爺。

潘岐山 那麼，一言爲定！

小扣兒 （驚醒）好吧，大爺，明兒夜里我們十點鐘就在那兒等——什麼暗號兒？

潘岐山 別用哨子，擦自來火吧！

小扣兒 是了，我跟我們老大說。

潘岐山 好了，說我跟劉二爺候候你們老大。咱們明天見。——
（手） 嚶，你也別就在這兒了，快點走。

今兒城外有人查戶口哩！碰着東洋人可不好頑兒！

小扣兒 是，是，是，我就走——哦大爺，此刻又查戶口幹嗎？

潘岐山 他媽的老百姓沒有好東西，前天出了告示，回來幾十個老百姓，你讓他回來住吧，他却帶了手榴彈回來，跟我找麻煩！今早槍斃了八個，此刻還在搜查哩！——噯，這房子裏到底有沒有人？

小扣兒 空的，沒有人。本來打算在這兒等您交貨的，好有個遮擋。

潘岐山 好，咱們走罷。——噯，小扣兒，他媽的，我還有句話要緊的話要問你。

小扣兒 什麼，大爺？

潘岐山 噯……他媽的我是直陽子，別見怪——你們這一幫在那兒幹？

小扣兒 這，這，大爺，您是什麼意思？

潘岐山 這個，各走各的門路，本來不該問，可是城裏頭東洋人，老是說，城外有什麼「油七隊」

打算攻咱們城池，跟你們是不是一夥兒？

小扣兒（着急地）不，不，不，我們老大時常說「鬼兒不吃窠邊草」，不管怎麼爲難，總不在

本縣裏做買賣，什麼「油七隊」我們都不知道，該是外縣來的。您放心吧，我們老大說，這兒有您照應，怎麼也不能在您的地界裏來放肆的。

潘岐山 是呀，那不是火星廟燒大殿——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哈哈——再會！我先走一步。（急下）

（小扣兒目送潘去，現出微笑。）

（鑼聲漸近：「嚕嚕銀弟兒，你在哪兒呀？小銀弟兒，爸爸來家了，你出來吧嚕嚕——」小銀弟兒，你在那兒呀？……）一個衰老的疲倦的聲音如此反覆地呼喚着，由遠而近。）

小扣兒 （驚）哎呀！（眺望着）……

聲音 小銀弟兒你回來吧，爸爸來家啦！（鑼聲）小銀弟兒你倒底在哪兒呀？（聲音顫動）

你在哪兒呀？（哭）（隨着哭聲上來一個老頭兒——五六十歲，蒼老疲倦，聲音嘶啞，手裏提着鑼，不敲了。眼睛裏流着淚，貪婪地看着那房子，像看見親人似的撲過去。身上還揹着一個包袱，包袱上扣着飯碗，筷子和一些零星物件。）（小扣兒在一邊，想招呼

他，又不敢。

老頭兒
（扶着牆，銅鑼落地。）銀弟兒！

（哭）……

小扣兒
（攙扶他）爸爸！

老頭兒
（驚）呀！誰？——啊，小扣兒！……你……

小扣兒
爸爸，你幹嗎，嘖，嘖，偏要跑回來呢？

老頭兒
（看着房子）我幹嗎不回來，你聽我說，這是我的家呀！

小扣兒
這還成個什麼家？房子打壞了，什麼都完了……

老頭兒
（向屋裏一看）房子完了！完了！……（看門外）菜園也沒有了！……（張望）我

的牛呢？我的牛呢？……

小扣兒
早給日本鬼子拉去宰了！

老頭兒 跟了我二十年啦……老牛（環顧）兩隻肥母雞也不見了……豬也沒有了！

小扣兒 爸爸，您就在東莊上住着不好嗎？~~牛~~都沒有啦，回來幹嗎呢？

老頭兒 （用手指頭點着他兒子的胸口）你聽我說這是我的家呀！

小扣兒 家已經沒有啦，爸爸！

老頭兒 （生氣）家怎麼沒有了？房子儘管壞了，牛儘管拉去宰了，……你聽我說！這個家纔

該是我的呀！這塊地是你爺爺手裏丟下來的，我耕了整整四十年，整整耕了四十年！你

你聽我說，你叫我丟了它？……還有，你聽我說，你的妹妹——小銀弟兒，沒有個下落，你

叫我也丟了她？（哭）銀弟兒！銀弟兒！你在哪兒呀？

小扣兒 （也不禁流淚）爸爸，回去罷！此刻也不能耕，妹妹也不會回來了，就在這兒幹嗎？

老頭兒 （憤怒地）誰說的？誰說的？這塊地怎麼不能耕？你聽我說，這塊地是我的！是我徐家

的！（老淚橫流。）你的妹妹是我的命，你的媽半路上死了，你這末狠心，叫我不管她？她才不見了三天，說不定在那兒迷了路，怎麼會不回來呢？（抓起鑼來又敲了兩下。）銀弟兒！你在哪兒呀？銀弟兒，你在那兒呀？

小扣兒

（奪過鑼）爸爸，不能敲日本鬼子在查戶口哩！聽見了馬上會跑來！

老頭兒

來就來，他們不是貼告示叫我們回來嗎？我回來當老百姓還怕什麼？

小扣兒

噉噉，爸爸，你就聽他們的鬼話，他們是騙人的！我們的周先生說，這是鬼子的計策，把

我們騙回來，好替他們做事，好讓他們殺的！

老頭兒

你聽我說，你那周先生的話，才是鬼話哩！東洋鬼子也是人，他還能不要錢糧，不要老

百姓嗎？你聽我說，以前全是上了周先生的當，跑呀跑呀！把家丟了，弄成這個樣子！你聽

我說，要是不跑，怎麼會家破人亡？

小扣兒

唉！爸爸你真是！你真是！（急得拍大腿）那些沒跑的不全給鬼子殺了嗎？您看，趙二

的屍首還掛在樹上哩！大牛子一家都殺光了，連他三個月的兒子的肚腸子都給拉出來了！吳大媽的兒子雙手變腳給釘在大樹上，周先生的話說錯嗎？

老頭兒 你就是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你聽我說，你聽我說！（用指頭拼命指着他的肚皮。）你要不跟日本鬼子搗亂，他會殺你嗎？他也沒發瘋！他們打的是江山，要的是錢糧，你聽我說，老百姓跟他沒冤沒仇，他爲什麼要殺我不信！我不信！

小扣兒 （急得亂轉。）唉，唉，爸爸，你不聽人話，周先生說……

老頭兒 你聽我說，我不聽你周先生的話，我不聽，我不聽！（把包袱放下）你聽我說，這塊地是我的，這個家是我的，你聽我說，你的妹妹是我的女兒，我死也不離開這兒了！你聽我說，打死我也不離開這兒了！

小扣兒 （急得要哭）爸爸，爸爸，你，唉，你老人家，唉，周先生……不，不，不是周先生說的，我自己聽說的，昨天回來二三十個老百姓——爲了在誰家裏搜出一個手榴彈，已經槍斃

了八個人了！沒有槍斃的也統統抓去做苦工了！爸爸，（急得拍大腿）你不能躲在這兒——查戶口的就要來了！（拉父親走。）走罷，爸爸！走罷，爸爸！……

老頭兒（推開他）我不走！我不走！你聽我說，我這輩子死定在這兒了——你要走，你走！

小扣兒（拖）我要您走，爸爸！

老頭兒 我跟你說，我不走，我不走！

小扣兒（急得沒有辦法）爸爸，唉，爸爸，你……

（遠處有人拍手掌。小扣兒靜聽。也回答了兩個手掌。）

老頭兒（聽）好了，你去罷！你去罷！

小扣子（再拖他）不，爸爸，您還是跟我一道回去罷？

老頭兒 你聽我說，你去你的，你不要管我；我也不管你！你們年青人的事我也管不了，小扣兒，

你聽我說，你也別瞞我，你們這夥人做的事，我也看出點苗頭來，告訴我，你們到底幹的

是什麼名堂？你今兒到這兒來幹嗎？……

小扣兒 (窘) 沒……沒幹什麼。我也是回來看看的。

老頭兒 (不信任地笑) 你聽我說，別瞞我，你幹土匪也好，你幹什麼也好……

小扣兒 (急辯) 爸爸，我們不是土匪。

老頭兒 是不是土匪我也不管。你聽我說，你一定要幹就幹罷，我也不阻攔你。可是，你聽我說，

小扣兒，從今兒起 (聲音顫動) 你也別認我爸爸，我也不認你這兒子……

小扣兒 爸爸……

老頭兒 我就當着沒有兒子的……我也不需要你養老，也不用你送終……

小扣兒 (急得直叫) 爸爸！……爸爸！……

(拍掌聲)

老頭兒 去，去，去罷！你聽我說，他們叫你哩！去罷！

小扣兒 (拖) 爸爸,你跟我走罷!

老頭兒 (堅決) 我不走,我不走!你聽我說!我死也不走!

小扣兒 (流淚) 唉,爸爸,你急死我了!……(轉了主意)爸爸,你一定不肯走,我也不走了!

老頭兒 (驚喜) 什麼?你也不走?

小扣兒 你一個人怎麼過活呢?……

老頭兒 (想了一想喜氣全消) 你聽我說,你去吧,別管我!這兩根老骨頭自己還能活下去。

小扣子 (哭) 爸爸,您老了!……您不能……

(拍掌聲)

老頭兒 你聽我說,我死也死在我的家裏!可是你,小扣兒,你(搖頭)你不能就在這兒!你去罷!(吞聲)

小扣兒 爸爸……

(老頭兒不應，小扣兒欲去又回。)

小扣兒 (抱着爸爸的腿) 爸爸！

拍掌聲)

老頭兒 (摸摸兒子的頭) 你聽我說，你在家裏實在也太危險！我也不放心，聽我說，爸爸不

怨你！ (垂頭，揮手) 去罷！ (輕輕揮手) 去……去……

(拍掌聲。小扣兒拭着眼淚去。)

(樹頭上風聲悽惻。)

老頭兒 (悲切地) 銀弟兒沒回來……扣兒又去了！ (抬起頭老淚滿面) 銀弟兒，

……銀弟兒，…… (突地抓起鑼，敲，向四面呼喚) 銀弟兒，在哪兒呀！你……你在哪兒呀，

銀弟兒？……銀弟兒，銀弟兒，…… (突然按住鑼聲，聽，高叫) 銀弟兒！……

(遠處像有細微的應聲)

老頭兒 (夢中似的又叫) 銀弟兒!

(更清晰的應聲「噉」)

老頭兒 (驚喜若狂) 銀弟兒!

聲音 噉!

老頭兒 (四顧找尋) 銀弟兒你哪兒?你哪兒?……

聲音 (悲切的呼喚) 爸爸!……

老頭兒 (急踉蹌奔下。聲音) 銀弟兒, 銀弟兒, 你回來啦?你回來啦?啊!我的乖!我的心肝兒!

聲音 (哭) 爸爸!爸爸!……

(老頭兒擁小銀弟上)

老頭兒 (悲喜交集, 流着淚, 不斷地摩撫她, 分不出是笑是哭) 我的乖, 銀弟兒, 你別哭!別哭!

你聽我說，聽我說呀，讓爸爸看看呀，孩子，你瘦了，……呀，你瘦多啦！……

小銀弟 爸爸你也瘦了，……哦，爸爸，媽呢？

老頭兒 （驚愕間無辭以對）哦……你媽……（聲音嘶啞）你媽住在東莊哩……沒……

……沒來。

小銀弟 （盯住他）爸！媽媽呢？到底那兒去了？

老頭兒 （別轉臉去）你媽……她……

小銀弟 （敏感地）啊！媽死啦？媽死啦？

老頭兒 （流淚，無語）……

小銀弟 （撲地痛哭）媽！……

老頭兒 （拭淚，拖起她）銀弟兒別哭；你聽我說，別哭！爸爸心里喜歡，喜歡得要命，聽我說，別

哭了！……

小銀弟 我要媽呀！

老頭兒 聽我說，孩子別叫爸爸再難過了！

小銀弟 （忍着淚）哦！爸爸……（咬着嘴唇）

老頭兒 聽我說，孩子，有爸在，一樣地疼你，一樣地愛你……你媽，唉……也沒有法（抽咽）

小銀弟 （爲父拭淚）爸，你別……看，你叫我不哭，你又……

老頭兒 （轉悲爲喜）孩子，爸爸沒有哭。你聽我說，你聽我說，坐下來跟爸爸談談——哎呀，

孩子你餓了罷，你身上涼嗎？——哎呀，你跑累了，要喝水嗎？（去打開包袱）

小銀弟 不——不——不，爸，我什麼都不要，我只要爸爸不再離開我！

老頭兒 （拿出一塊硬了的大餅）你聽我說，孩子，爸爸這輩子除了死，再也不離開你，吃

塊大餅，你餓了，孩子。

小銀弟 （鼓起嘴）爸爸，我不准你說什麼死呀活呀的！（接過餅）

老頭兒

（笑）啊，啊，不說，不說。爸爸不死，爸爸一輩子也不死！——哦，你聽我說，孩子，告訴我，

你怎麼跑回來的？聽見我叫你麼？（又摸撫她的肩頭）啊，還有你這幾天在那兒受了罪，吃了苦沒有？——唉，孩子，你吃呀！你聽我說，你吃呀！

小銀弟

（笑）爸爸！你到底叫我吃餅呢，還是叫我說話呢？

老頭兒

啊，你聽我說，餅也要吃，話也要說！——好，好，你先吃，你先吃，吃了再說。

小銀弟

（吃了幾口）……

老頭兒

（愉快地看着，不禁笑起來）孩子吃吧，吃吧，多吃點——你聽我說，這兩天餓壞了

嗎？——啊，你吃你吃，吃過了再說！

小銀弟

爸，我餓了，我不餓。我給你說，這幾天遇到一個老伯伯。我沒有受到罪，也沒有捱餓。

老頭兒

你聽我說，再吃一點，再吃一點——哦，那你說你怎麼跑回來的呢？

小銀弟

今兒呀，聽說什麼地方搜出一顆手榴彈，他們都跑出去了，那個老伯伯也出去了。警

警察局裏沒有幾個人，……

老頭兒 你在警察局裏……

小銀弟 前天本來在一個豆腐店裏的，後來又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在一個地窖子裏，他們都

說那裏是警察局。

老頭兒 哎，哎，你聽我說講下去。

小銀弟 警察局裏沒有幾個人，我正想：爸爸要是在家裏，我就好逃跑了。噯，就在這時候，我聽到遠遠的有人敲鑼，還這樣喊：「小銀弟，爸爸回來了，你來家罷！」爸爸您是這樣喊的嗎？

老頭兒 （悲痛的回想）是的，是的。

小銀弟 我聽像爸爸的聲音，就偷偷地走窗子裏逃出來了。——逃出來，路都不認得了！——城裏的房子都打光了，燒光了，連一條路也看不出啦！滿路上又都是死人橫七豎八的

都是死人血淋淋的，有的頭也沒有了，有的斷了腿，有的只剩了半截身子，還有的簡直成了一塊肉餅子！哎呀！駭死我了！到處還有野狗在吃死人骨頭哩！

老頭兒 哦，孩子，別怕！

小銀弟 好容易找到城門口，我把偷來的這個（掏出臂章）東西給城門上看，才逃出城來，沒到家，我遠遠地就看見您了。可是爸爸，你咬咬我的手指頭。

老頭兒 怎麼？

小銀弟 看疼不疼？——我怕在做夢哩！

老頭兒 哦，孩子，你聽我說，這不是做夢，你真的回家了！這是我們的老家。哦，孩子，這趟回家，你聽我說，我們再也不走了！

小銀弟 就住在這兒？

老頭兒 自然住在這兒。你聽我說，這是我們的老家呀！我死也不離開這兒了；房子壞了，讓我

來修；菜園沒了，讓我來再種；老牛，過兩年再買！孩子，只要你肯跟爸爸吃苦，兩年後就還原了！

小銀弟 這兒不能住，搬走吧！

老頭兒 搬走？你聽我說，你別跟你哥哥學，他不肯就在家裏，讓他去吧，你好好的跟着爸爸，不會錯的。

小銀弟 哥哥怎麼啦，哪兒去啦？

老頭兒 （痛上心頭）別問他，他跟他那些朋友走了！孩子，答應我跟爸爸在這兒住麼？

小銀弟 （躊躇地）嗯！此刻在這兒怎麼過活呢？

老頭兒 哦！（忙從包袱裏拿出一把軍用鏟。）

小銀弟 爸，這是什麼？

老頭兒 從你哥哥的朋友那家裏拿來的挖地的。

小銀弟 挖地？

老頭兒 (低聲) 孩子，你忘了？在那地底下埋下了五斗糧食，——沒有帶走呀！(四顧) 你

在門外看着人讓我挖出來，你聽我說，這五斗糧食够我倆吃兩個月的哩！

(老頭兒急閃入屋裏去，小銀弟在門外徘徊。)

(屋內起了挖地聲)

小銀弟 爸爸，您以前在河裏救過一個老太太嗎？

老頭兒 怎麼，你問這個幹嗎？

小銀弟 二十年前您在這東邊河裏救過人沒有？

老頭兒 嗯……有是有過一回。

小銀弟 是姓楊嗎？

老頭兒 記不清了。快二十年了，你問這幹嗎？

小銀弟 那末爸爸，你認得一個楊克成嗎？

老頭兒 楊克成……不認得。你聽我說，問這幹嗎？

小銀弟 這位楊伯伯是上海人，怪和氣的。現在在城裏當警察局長。他一到此地就東打聽，西打聽，找一個姓徐的。

老頭兒 姓徐的？

小銀弟 唔，他要找一個姓徐的大恩人，說五六十歲，本地人。——我怕他是找的爸爸。——我又怕惹出事來，不敢說爸爸姓徐。

老頭兒 他找姓徐的幹嗎？

小銀弟 他說他的媽，也是本地人，二十年前從上海回娘家在此地掉下河，多虧一個姓徐的救了她，他媽臨死的時候，還對他說：這一生一世不要忘了報這個恩。所以他要找這個
人報這個恩哩！

老頭兒（抱出一袋糧食）唔……這恐怕就是劉家的老姑娘吧？他是嫁給一個上海人的，好像在東洋人家當老媽子，怪老實的。我是救過她。

小銀弟 對了，他的媽，在一個東洋人家裏做工，後來死了，這個楊伯伯也就在那個東洋人家裏做事。這回，他的東家看他老實才叫他到此地來當警察局長的。

老頭兒（驚）哦！他在此地當了警察局長啦？

小銀弟 唔，城裏那末些人都是兇神煞像，只有他一個好人，又和氣又忠厚！……

老頭兒（喜）這就好了，你聽我說，這就好了！……

小銀弟 那他找的就是爸爸？

老頭兒（點頭）那一定是她的兒子。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也不要他報我什麼恩，他真當

了局長，就保我們平平安安的過日子罷！

小銀弟（喜）爸爸，他還認我做乾女兒哩！

老頭兒 哦！真的？

小銀弟 那天東洋鬼子，把我抓了去。後來，要跟別的女人送到東洋營裏去，就多虧他替我求那孫大娘，說我年紀小。那孫大娘問他：我是什麼人？他就說是他多年不見的乾女兒。這才沒叫我去。後來，那些女人，有三四個都沒回來，全死在東洋人的營盤裏了！

老頭兒 （虔誠地）阿彌陀佛！善有善報！你聽我說，這真是菩薩有眼呀！——啊，孩子，他認你做乾女兒啦？真的？

小銀弟 嗯，他待我真好，真跟爸爸一樣。我一點罪也沒有受。

老頭兒 哦，你聽我說，明兒你領我去找他。我要對他磕頭謝謝他！他用不着報我的恩了，我還要報他的恩哩！——哦，孩子，你聽我說，有你乾爺在，也好叫你哥哥回家了。我要去找你哥哥，我去找你哥哥！叫他回來，叫他回來！（再拾起銅鑼，一抬頭。）哦！孩子！你聽我說，那裏來了些什麼人？

小銀弟 (大驚) 哎呀！又是東洋鬼子！

老頭兒 別怕，別怕。

(小銀弟躲進屋裏去，老頭兒直視着來者。)

(劉殿元，楊克成，領喬大有及一勤務兵；日本浪人領着手端着槍的日本兵四人，其勢
汹汹地奔上。)

劉殿元 (耀武揚威) 舉手！

老頭兒 (茫然) 做什麼？

劉殿元 (大喝) 舉手！(衝過去，扳起他的手來。)
舉手！懂不懂？

老頭兒 滾，滾，你聽我說，舉手做什麼呀？(垂手)

劉殿元 (打了一巴掌) 規矩！懂不？(再扶起手) 別動！

浪人 搜！

(勤務兵——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偷兒，爲了沒有飯吃跑回城來做順民的。臂上一張白布寫着「勤務」衝上去，手法敏捷地搜查他的身上。)

老頭兒 滾，滾，你們聽我說，這是幹嗎呀？

勤務 報告：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

喬大有 你說，你說：「我不是中國人！」

浪人 滾開！(指包袱) 小王二那個！

(勤務兵再去打開包袱，零碎東西散了滿地。)

(大家都集中精神在包袱上。)

楊克成 (走近老頭兒) 請問，請問此地，有一個姓……

浪人 滾，滾，楊君，做什麼？

楊克成 (陪笑) 我，我，我打聽一個人……

浪人 不可以，不可以……

（此刻勤務兵正從包袱裏搜出一點零錢及兩塊大餅，剛打算把錢揣到身上。）

浪人 （提高聲音）嗯，不可以！

勤務 （慫慫地向浪人）大人，這都是私貨！

浪人 （接過錢，摔了大餅。）再搜！

勤務 （拾了大餅）謝謝大人！

劉殿元 媽的！不要臉！小王二！（指糧食袋）那個，打開來！

勤務 （打開口袋）嚇！米！

浪人 米？

老頭兒 （憤怒了）那是我的糧食！你們聽我說，那是我的糧食！糧食也不犯法，你們翻它幹

嗎？

劉殿元 (一巴掌) 嚷什麼!

浪人 嗯,你有這麼多的米,做什麼的? (看看地上的鏟子,擡起) 呀!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好,軍用鏟!……這是你們的糧食,這是你們的軍器,你想造反?——你是游擊隊?

老頭兒 什麼?

劉殿元 (憤怒) 媽的!你是游擊隊? (拍拍幾個嘴巴) 你跟老子們搗亂?

老頭兒 滾,滾,你聽我說,你聽我說,你聽我說,……

劉殿元 (打) 聽你說個屁!

老頭兒 你聽我說,我是回來當老百姓的!

楊克成 (勸阻) 二爺,……二爺,別打他,問問他看!

劉殿元 哦,你是正局長,你問

楊克成 (陪笑) 二爺,您,您別生氣。

老頭兒 你們不是要我們老百姓回來嗎？我當老百姓犯什麼法？糧食跟錢子又犯什麼法？

劉殿元 (打) 嚷——你媽的！

老頭兒 我是老百姓！……

劉殿元 (再打) 嚷！

浪人 帶了走！

(勤務兵剛要拉他，喬大有攔住他。)

喬大有 (以紙筆記載) 你姓什麼？叫什麼？你是不是中國人？

劉殿元 說！

老頭兒 我姓徐。

楊克成 你姓徐？

喬大有 名字？

老頭兒 徐有財。

楊克成 (大驚) 徐有財?……你是徐有財?

老頭兒 是的。

楊克成 哎呀,你是我母親的救命恩人啦!

老頭兒 (驚) 你,你是誰?……

劉殿元 咦?……又認起親戚來了?

浪人 唔?……

(小銀弟急奔而出)

小銀弟 爸爸,他就是乾爺!——乾爺,他就是我的爸爸!您救救我們罷!

浪人 唔?……

劉殿元 嚇,小銀弟兒,你跑出來了?

浪人 唔……（仔細端詳着小銀弟）

楊克成 就是你的爸爸？

老頭兒 哦！請你救救我們！你聽我說，我們都是好人！

（勤務兵鑽進房子裏去。劉殿元冷眼旁觀，浪人奇怪地看着他們。）

楊克成 是的，是的，您是好人，您是好人。（轉向劉殿元，陪笑。）二爺他是個好人，他還救過我

母親的命，真是個好人，請放了他罷！

劉殿元 （冷笑）……

楊克成 二爺，您行行好！放了他罷！他一定不會做什麼遊擊隊的……

劉殿元 噯，噯，不敢當，不敢當，楊老大！您是正局長，我是個副的。您怎麼倒求起我來了？（諷刺

地）您跟山本先生又要好，您看怎麼吩咐罷！你叫我放，我就放。這不關我的事兒，只要你

老大肯担這付担子！

楊克成
這，這……

小銀弟
（哀求劉）二爺，您救救我們罷！救救我們罷！可憐我爸爸是個好人……

劉殿元
噯，小姐，你乾爺是正局長，找我幹嗎呀？……

老頭兒
你們聽我說，我實在是好人！……

劉殿元
去，去，別找我！

楊克成
（向浪人）求求您？放了他罷！

浪人
（昂首）唔……

楊克成
他實在不是壞人！不是游擊隊！

浪人
唔……

楊克成
請放了他罷，鴉媽木瀆喪那里，我去說。

浪人
唔？——唔，好的！

小銀弟 (跪求浪人) 大人, 放了我爸爸罷! 求求您!

浪人 唔? (摸摸她的頭) 好的。(向楊) 她是你的乾女兒?

楊克成 是的, 是的。

浪人 沒有做慰勞隊?

楊克成 是的, 沒, 沒。

老頭兒 你聽我說, 大人。我是回來做老百姓的。我是好人, 這是我的家, 這塊地都是我的, ……

浪人 唔。好的。

楊克成 放了他罷?

浪人 唔 (嚴重的面孔) 好, 看你的面子, 不槍斃他。(命令) 把他們抓起來! 女的, 帶回警

察局, 老頭子, 送到營裏去!

(劉殿元抓小銀弟, 日本兵抓老頭兒, 勤務兵出來, 扛起口袋)

楊克成 不，不，請放了他！放了他罷！……

小銀弟 (同時) 求求您！放了我爸爸罷！放了……

老頭兒 (同時) 我是好人！我是好人！……

浪人 (拾起鏢子) 這東西怎麼說？哼，鴉媽木瀆喪相信你，你找他去——走！

(劉殿元等抓小銀弟向左，日本兵等抓老頭兒向右拖走。)

(大風怒吼。)

(小銀弟和老頭兒都向楊克成奔去。)

小銀弟 乾爺！

老頭兒 楊……

楊克成 (竄急) 這，這，這，唉！——

浪人 走！

不分地向兩邊去大風呼號。

小銀弟——爸爸爸爸爸爸………（哭）

老頭兒——銀弟兒銀弟兒銀弟兒………

不分途拖下。中間木立着榻克威。

（閉幕）

第四幕

時間：

次日，晚十時。

地點：

城內，警察局。

人物：

小銀弟

孫大娘

楊克成

劉殿元

小白菜

勤務兵

日本兵數人

潘岐山

李步雲

吳從周

陳萬興

喬大有

日本浪人

老頭兒

小扣兒

羣衆若干人

佈景：

一間古老，破壞，蛛網滿佈的地下室，是警察局的辦公處。看樣子好久沒有人住過，爲了城內房屋都被毀掉，才被人發現的。迎面窗子很高，透過它，可以看見地平。窗旁

有門，門下有石級，是通向路上去的。地下室兩邊各有一門：一邊是局長老爺們的起臥室，另一間則是羈押慰勞隊和別的俘虜的看守室。

(幕開——)

(室內一燈如豆，照着一個孤零的人影——小銀弟正抱頭抽咽。)

(隔壁看守室裏，透過來歎息與飲泣聲，間着一兩聲絕望的慘叫。)

(遠處，野犬在哀嘯。像是受了傷後瀕死的呼援。)

(窗外洒進月色。)

小銀弟 (低泣) 爸爸！……爸爸！……

孫大娘的聲音 (在看守室內) 哭！哭！哭！你媽的喪！再哭！——今兒晚上到營裏去，誰再哭哭

啼啼的，剝掉她的皮！……

(小銀弟恐怖地想躲開。)

孫大娘的聲音……誰再拗手拗脚的，也當心敲斷她的骨頭！

（還是有人在哭。）

孫大娘的聲音 哭！（皮鞭抽打聲，哭聲。）哭……

（孫大娘不斷的喝罵。俘虜們也不斷的呼號。於是皮鞭子又瘋狂的抽打了。）

（一個俘虜這樣的慘叫着：「你打罷！你打死我罷！我也不想活了……」）

（於是俘虜們羣聲反抗。孫大娘更瘋狂地咆哮鞭打。）

（漸漸地，寂然了。孫大娘出來。）

孫大娘（提着皮鞭出現於門口。）你們這班死豬！不打不安穩！快點收拾到營裏去——就

到時候了！（鎖門）

（楊克成從外邊匆匆跑進來。）

楊克成 銀弟兒，銀弟兒……（看見孫住口，陪笑臉。）哦！孫大嫂……！

孫大娘 哼，正局長，瞧不起啊，你這老實人，居然在我面前調起皮來了！好罷！

楊克成 （窘急）我，我沒有。

孫大娘 沒有——這是你乾女兒嗎？好嘛！你騙我！

楊克成 她，她真是……

孫大娘 哼，走着瞧罷！……小銀弟兒，你媽的也別裝蒜！看你的時候也快到了！當心你的皮！

（楊克成想說什麼。孫大娘轉身出去了。）

小銀弟 （哭）乾爺……

楊克成 孩子，（撫之）別哭……

小銀弟 怎麼樣了，乾爺？

楊克成 你爸爸，不曉得到底關在哪兒。我到營裏去問，都說不知道。問了十幾個日本兵，都不肯告訴我。只有一個說：「昨天，你爸爸，被他們，唉，吊着，打了一夜！今兒不知道關在哪兒。」

小銀弟 (哭) 爸爸……

楊克成 (急) 孩子，別哭，別哭！你一哭我就亂了！

小銀弟 …… 那，山本先生怎麼說呢？……

楊克成 唉，山本先生，會不見哪！我去了十幾趟！門口都說不在！又說有客哩！總是不見我！不見我！

小銀弟 那我的爸爸，沒有命了！……

楊克成 (安慰她) 不會的，不會的，你別胡思亂想！

(狗在曳長聲音哀嚎着)

小銀弟 乾爺，你聽！狗在哭哩！人家說，狗哭要死人哩！乾爺，我怕！

楊克成 這，這沒有的話！沒有的話！別胡說！

小銀弟 (哭)——

楊克成 你別哭，你別哭，……我再去找他。說不定，他在維持會哩！我就去，我就去！(轉身要走)

(狗在哀嚎)

小銀弟 (拉住他) 乾爺，我怕！……他們要我……

楊克成 孩子，別怕。你爸爸是我的恩人。我不能救他跟你，我也不能算人了！……孩子，你到裏

邊去，別讓他們看見。……唉！這班都是禽獸！我去找山本先生去，山本先生要不答應，再

去找杉田先生。杉田先生是我的東家，也是我的恩人，……好，孩子，你進去別出來！(推

她進另一間。轉身出去) 唉！……

(劉殿元在門口碰見他)

劉殿元 (欺侮地拍他肩膀) 嘿！局長，您真忙呀！

楊克成 (摸摸肩膀。陪笑，匆匆去) 沒有，沒有！

劉殿元 (咳嗽一聲。見沒人，鬼鬼祟祟地掏出鑰匙，開了門。) 小白菜兒！……小白菜兒出來！

小白菜 (在門口出現) 啊！二爺，又是您！(轉身進去)

劉殿元 咳！咳！出來呀！出來呀！(丟了香烟蒂兒)

小白菜 (再出現。——形容更加憔悴，精神也更加萎靡。週身無力的踱出來，檢那香烟蒂兒，狂吸。) 二爺，您到底什麼事兒？跟咱們噲噲個什麼？

劉殿元 (給她一支香烟) 別窮相！這兒有烟！

小白菜 (推開了) 謝謝您，不敢當！

劉殿元 好大的志氣！怎麼啦？真跟我生氣啦？

小白菜 不敢，二爺。

劉殿元 別他媽的溫湯水兒似的！咳，我問你，這兩天在東洋人的兵營裏，苦頭吃够了麼？

小白菜 唔，快死了！

劉殿元 情願死嗎？

小白菜 情願死，早死了！這兩天死的也有十來個了。像那幾個鄉下女人用藤繩上吊，我也會。

可是……

劉殿元 可是你不願意，對不對？

小白菜 對極了！一個人出娘胎胞，不管歹活好活，總是爲了活着；誰願意死的？

劉殿元 是呀，人生在世，就是那麼一回事，要活，就得好好兒活着，對不對？

小白菜 （翻一個白眼）……

劉殿元 活在世上，天天送給東洋人去，去那個，也大不是玩意兒啦！

小白菜 就不是人幹的！——可是偏偏有人硬逼着咱們這末幹！

劉殿元 （耐不住）小白菜兒，他媽的你別當着和尚罵禿驢了！這件事也怨不了我，媽的東

洋人要這末幹，也叫做沒有法。我不早就跟你說了，我劉二想法子搭救你，別再受這種

罪了！

小白菜（冷透了心的笑）嘿，嘿，嘿！你搭救我？

劉殿元 騙你不是人養的，我早說過了！我一定……

小白菜（嚴詞厲色）謝謝你，不敢當，二爺。

劉殿元 他媽的，你就不信我！……

小白菜 跟你說，二爺，我不是不信你。——我是心服情願地讓東洋鬼子糟蹋的！

劉殿元（大驚，不懂她的意思）他媽的，你情願……

小白菜 噯！……

劉殿元（一細想，像懂了她的意思）噯！——小白菜兒，你要罵就罵我，這是幹嗎？噯！孫大娘，

我那死人姘頭，是跟你吃醋！她欺負你還不是爲了我？可是小白菜，從今以後，她要敢碰

你一根汗毛，我叫她死給你看！（情急）給你說明了罷，她此刻本來就不是我的姘頭，

三天之內，我不幹掉她也算不了姓劉！

小白菜 哼，二爺，幸虧你還是在外邊跑碼頭混事兒的，怎麼連一句話也聽不懂！

劉殿元 (大驚) 怎麼着……

小白菜 (咬牙切齒地) 我告訴過你了，我小白菜橫豎是個做生意的，不懂得什麼叫丟人。

碰到這個世道，到處都是他媽的禽獸，我情願讓東洋鬼子糟蹋，也不——

劉殿元 (怒) 怎麼？

小白菜 也不讓你們這般漢奸佔便宜！

劉殿元 (拔刀相向) 他媽的，老子宰了你！

小白菜 怕你不是人！

劉殿元 (還希冀挽回) 小白菜兒，你別不識抬舉！老子真心真意待你……

小白菜 我也真心真意的給你說了。——

劉殿元 (強迫地) 媽的,老子偏要娶你!

小白菜 嘿,娶我憑你這樣把一個女人送給東洋鬼子強姦了,輪姦了,弄得半死半活,倒頭來,

再從東洋鬼子狗嘴裏奪下骨頭來——娶我。虧你說得出口!

劉殿元 他媽的,你瘋了!

小白菜 我沒瘋!——我看你才瘋了哩!誰沒有姊妹兒,誰沒有生過女兒,誰又不是他媽媽

女人養的!——只有你,是瘋了,才把……

劉殿元 (捉住她) 你再說!你再說!

小白菜 (掙扎) 怎麼樣?你把我殺了罷!好得很,我也不打算活了!在你們這般漢奸手裏橫

豎也活不了!你殺了我吧!我怕你,是弄種!你不殺,也是弄種!

劉殿元 (兇暴地) 殺你,太便宜了!——老子要強姦你!

小白菜 (掙扎脫,劈臉一巴掌打過去,乘勢用頭一頂) 滾你媽的!

劉殿元 (被頂退了兩步。正要再撲過去) 你媽的好！

孫大娘 (推門而入) 嘿！……

——(片時靜止)

孫大娘 嗯，你倆個在唱什麼戲？(沒人答她) 誰放你進來的！

劉殿元 (滿肚氣正無處滿洩) 老子！

(同時，小白菜推進門去。)

孫大娘 你？

劉殿元 嚶！老子看中了她——老子要娶她！

孫大娘 (冷笑) 哼，小劉二，早着哩，老子還沒有死哩！

劉殿元 你死不死關着我什麼？咱們倆是各走各的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

橋！

孫大娘 (怒) 什麼叫各走各的路?

劉殿元 咳! 只許州官放火, 還不許百姓點燈嗎?

孫大娘 放屁! 錢點明了, 話說清了, 小劉二, 你別血口噴人! 有證有據的事擺出來! 老子儘管是

一個女人, 不含糊你!

劉殿元 證據——老子沒有那麼多功夫! 此刻先別提那個續兒; 告訴你: 老子看定了她了! 漂

亮的讓開點, 別跟老子搗麻煩!

孫大娘 嘿, 讓開點? 要叫老子讓她別做夢! 老子是癩屎都不給狗吃的! 誰想在太歲頭上動土,

他就倒了八代祖宗的楣!

劉殿元 (激怒她) 你敢怎麼樣?

孫大娘 老子就敢剝她的皮, 抽她的筋!

劉殿元 你敢!

孫大娘 哼哼，試試看嘛！試試看嘛！

劉殿元 不用試，老子試過了，就算老子娶了她了，你敢怎麼樣？——你敢怎麼樣！

孫大娘 （怒）劉二，話是從你嘴裏放出來的！

劉殿元 大丈夫說話！

孫大娘 （衝到他面前。）好——她是你心上愛的？

劉殿元 噯！

孫大娘 是你心上疼的？

劉殿元 噯！

孫大娘 是你的心肝小寶貝兒？

劉殿元 噯，噯，噯！

孫大娘 老子拿她的心肝給你吃！（向門衝去）

劉殿元 喂，喂！站住！

孫大娘 怎麼？

劉殿元 （將刀子插在桌上）送你一把刀子！

孫大娘 （略一遲疑）哼，你怕我不敢？（拔去刀）小白菜兒！（推開門，在門口等着。）小白

菜兒！

（小白菜幽靈似的出現在門口）

小白菜 （厭倦的）又是什麼？

孫大娘 （側面防着劉殿元）過來！

小白菜 說呀！

孫大娘 「說呀！」（一把抓住她胸口）我跟你說！

小白菜 （捉住她的手）你幹嘛？

孫大娘 (回顧無憂,就劈面一刀刺去) 幹你!

(小白菜稍一退讓。兩人就在門裏撲打起來了。不久,就聽得小白菜一聲慘叫。)

劉殿元

(得意地) 好!

(俘虜們一致地吼起來:「殺人啦!你怎麼殺了她!——打死她!打死她!打死她!」)

(孫大娘退出來。滿身血污。)

孫大娘

老子殺的還不够!誰嚷,跑出來!

(俘虜怒吼着「打!打!要衝出來」)

(孫大娘急鎖了門。)

孫大娘

去你媽的!

(門裏一片嚷,敲打着門。)

(勤務兵領着幾個日本兵上。)

孫大娘 好！來得正好！來得正好！

勤務兵 (鬼頭鬼腦的亂張望) 大隊長，到時候了，慰勞隊還不送去？

孫大娘 他們要造反哩！——把他們拖出去！

(孫大娘打開門，日本兵端槍進去。屋裏的嚷叫平息了。)

孫大娘 教他們走那小門出去！別走這邊！(拾起鞭子，丟了刀。)

肝兒去罷！(衝進門去。)

劉殿元 (大笑) 多謝你！

(裏邊又起了鞭打嚷叫之聲，吆喝聲。)

(日本兵押了一羣女俘虜從窗外經過。)

勤務兵 (看看裏邊，吃了一驚，小心翼翼地) 二爺，怎麼啦？

劉殿元 她找死！(忿忿地拾起刀。)

劉殿元 老子知道了！

勤務兵 二爺知道更好了！這傢伙一滾蛋，二爺馬上就高升正局長，小的就靠二爺提拔了！

劉殿元 還有嗎？

勤務兵 有是有，我怕您二爺聽了會生氣，不敢說。

劉殿元 說，說！

（潘岐山唱着捉放曹：「曹操做事太莽撞，錯把一家好人喪……」上）

潘岐山 劉二人預備好了嗎？

劉殿元 什麼人——唔，那個就用抓來的老百姓，有十個人還不夠嗎？——你的事兒呢？

潘岐山 （探懷出一酒瓶）這兒！

劉殿元 你該先去了罷，幾點鐘啦？

潘岐山 我這就去了，十點半了。——你十一點半動身來，正好。

勤務兵 哎呀，二爺，十一點半太遲了！

劉殿元 (大驚) 什麼？——媽的，小王二，你曉得什麼太遲了？

勤務兵 (詭秘地) 二爺，您不是說送那批貨嗎？

潘岐山 (威脅地) 媽的什麼貨不貨！

勤務兵 (笑) 二爺，大爺，別生氣。小的也不知道。是打維持會那邊打聽來的。

劉殿元 (暴怒) 媽的，他們倒又知道了？

勤務兵 小的在那牆外聽了半天，李三他們好像什麼都知道了；只不曉得在哪兒交貨。陳五說，不管在哪兒交貨，東西既然在警察局裏，就超前到警察局看着他們，把貨贓起出來！

——他們馬上就來！

潘岐山 (大驚) 馬上就來？

劉殿元 (抓住勤務兵) 小王二，他媽的，到底是真的假的？

勤務兵 二爺，小的怎麼敢騙您？要有半句假話，叫小的家裏斷子絕孫！

劉殿元 （換一副口氣）好，小——呢，老王，你既知道了，咱們就是自家人，不瞞你這筆生意，弄到好處，有你一份兒就是了。

勤務兵 二爺，小的不敢，有什麼用場，吩咐聲小的就是了。

潘岐山 我操他祖宗！操他祖宗！這怎麼辦！怎麼辦！

劉殿元 別吵！快點把東西運了走！馬上就運！——呢，老王，你去招呼那十個抓來的老百姓，等

着搬東西！

勤務兵 是，是。（向看守室去）

劉殿元 （檢了釘錘）……你快去挖地板，搬東西，搬了就走！——就走那個小門出去，走那邊一條小路。——他們要來是打這邊大路來的。——還有，我不能去了，我要在這兒等他們來，就叫小王押那十個老百姓。

潘岐山 好好，我知道，操他祖宗！操他祖宗！

〔潘岐山進去，勤務兵出來。〕

勤務兵 二爺，都招呼好了。——還有什麼吩咐？

〔裏間起了挖地板聲。〕

劉殿元 這批貨，你押着十個老百姓送到城外去。

勤務兵 城外？

劉殿元 不用出城。就在這城牆東北角上。不是有個缺口兒？此刻正在修，還沒有修好。就從那

兒把東西吊下去。

勤務兵 那兒有東洋兵在看守呀？

劉殿元 那你甭管。潘大爺會把他調開的。你只管押着他們送到那兒就完事。這趟辛苦你了，

老王——我兄弟都知道。

勤務兵 二爺，哪裏話！全靠二爺栽培。

劉殿元 哎，忘了問你李三他們到底是怎麼知道的？

勤務兵 這個……這個……小的不敢說。

劉殿元 你說，到底是誰？

勤務兵 二爺，您別問了。問明了也是白生氣。牆有縫，壁有耳，總是給自己人聽去了。

劉殿元 (暴怒的) 好！我明白了！他媽的，老子不宰了她不算人！

勤務兵 二爺，您別生氣……

潘岐山 (滿頭大汗出) 搬好了，快走！

劉殿元 老大，你超前兒走，好去灌醉那傢伙東西一到，就吊到城外去，不管他們的人到沒到。

—— 一句話，情願便宜那班混事兒的碼子，也不要便宜這班狗入的！

潘岐山 對，對，我換他祖宗對對！

劉殿元 你的擲子借給我。

潘岐山 幹嗎？

劉殿元 別管我，拿來。

〔潘與劉刀〕

〔狗狂吠〕

劉殿元 快走！快走！怕有人來！

〔潘及勤務兵急下。劉鎖那門，有搬運聲。〕

〔狗叫聲更近，有脚步声。〕

劉殿元 媽的來罷！老子等着你們！〔躺在椅上。〕

〔人聲近。門開。李步雲，陳萬興，吳從周及跟隨着吳從周的喬大有上。〕

李步雲 〔官架子十足。〕咳——哎！劉局長在家嗎？

劉殿元 (躺在椅上不動) 在這兒!

吳從周 (看李勢難下台,便先跑進來) 哦!劉局長在家哩!在家哩!劉局長,你好?我們真是——

日不見,如隔三秋阿——啐!

劉殿元 噫,噫,我們昨天還見過面哩!

吳從周 噫,今兒一天沒有見過面呀!此刻已經快到半夜啦!

劉殿元 (慢慢起身) 唔,半夜啦!諸位無事不登三寶殿,半夜裏到小地方來有什麼見教嗎?

——唔,三爺?

李步雲 (冷然) 哼,聽說你老弟快升正局長啦,架子該大一點啦!特為過來請安的!

劉殿元 那倒不敢當!

陳萬興 老二,你又升官又發財,咱們該過來賀喜嘛!

吳從周 (岔話頭) 是呀,是呀,聽說我們那位楊局長快他媽的滾蛋大吉了!特地送行來的!

——咳，咳，二爺，楊克成撞了雅嗎摩陀生一個大釘子！

劉殿元 哎呀，你別在這兒扯淡！——我說，陳五爺，兄弟也是發了點兒小財，可惜您來遲了一

點兒！

陳萬興 （冷笑）還不遲，老二。此刻還沒有到十二點鐘哩！你老二的財氣也還沒有到來哩！

李步雲 哼哼！老弟你也太不漂亮了！到此刻還幹嗎跟我們裝腔做勢？

劉殿元 （大笑）不裝腔做勢又怎麼辦呢？

李步雲 就看你漂亮不漂亮！

劉殿元 兄弟就不漂亮！

陳萬興 不漂亮就有不漂亮的法子待他！

吳從周 咳，咳，有話好說！……

劉殿元 不漂亮的法子怎麼樣，請問？

李步雲 哼。這兒帶得有釘鏈，（向喬大有身上拿出釘鏈）外面帶得有人！——

陳萬興 咱們要看看那批貨！

劉殿元 看看那批貨？——貨是有，就不讓看！

李步雲 （怒喝）誰說不讓看！

劉殿元 我！

陳萬興 偏要看！

劉殿元 偏不給看！

陳萬興 看定了！

（陳李向看守室裏衝，劉擋住他們）

劉殿元 偏要看？

李步雲 噯！——外邊人進來！